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1/PV.62
14 November 1986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一届会议

第六十二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6年11月7日星期五，下午3点1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安西先生（副主席）（阿曼）
嗣后：多斯桑托斯先生（副主席）（莫桑比克）

—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33〕：（续）

- (a)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 (b) 秘书长的报告
- (c)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
- (d) 决议草案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由于主席不在，副主席安西先生（阿曼）主持会议。

下午3点10分开会。

议程项目33（续前）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

- (a)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A/41/22 和 Add. 1 和 Add. 1/Corr. 1)
- (b) 秘书长的报告 (A/41/506 和 Add. 1-3, A/41/638, A/41/690)
- (c)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 (A/41/779)
- (d) 决议草案 (A/41/L. 24, A/41/L. 25 和 Corr. 1, A/41/L. 26 和 Corr. 1, A/41/L. 27 至 A/41/L. 31)

切萨尔先生（捷克斯洛伐克）：首先，我要向苏联代表团各位成员对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六十九周年表示祝贺，这是全体进步人类的节日。正是在伟大的十月革命影响下，民族解放斗争获得强有力的动力和迈出了重要的步伐，这是一个导致帝国主义体系崩溃的事件。不幸的是，我们至今仍然要清除帝国主义的遗孽。

去年，在解决南部非洲和种族主义南非严重问题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因此，我们必须再次在大会内讨论过去殖民主义统治遗留下来最为不人道残余现象之一，即：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

南非局势发展表明，种族隔离政权正面临着无法解决的严重危机。南非当地黑人居民遭受着日益加深的镇压和剥削，其生活条件日趋恶化。但是，不人道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反对者们不断加强他们的反对实力。尽管人们抗议种族隔离政权的残酷性，但该政权一直在想尽一切办法继续其生存。

南非今年6月和7月再一次宣布紧急状态。根据官方报导，镇压行动导致大约350非洲人的死亡和3,000人的失踪，而实际数字可能上升到12,000。

参加和平示威的妇女和儿童遭受到野蛮镇压。

种族主义政权在进行镇压的同时，还企图通过建立班图斯坦改善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因此，比勒陀利亚并没有放弃其种族主义政策；恰恰相反，它制造新的领土分裂，通过人为地区分当地非洲人民来挑拨人民间的关系。去年所谓的“立宪改革”没有影响到不人道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实质。现在，比勒陀利亚政权不能通过建立一个所谓的协商机构来欺骗非洲人民或国际社会，似乎通过该协商机构，非洲人民就能够参加管理国家事务了。这一机构包括博塔总统在内的同伙们，这一事实就雄辩地说明了这一机构的真正性质。

反对种族隔离的勇士们，为了消除所谓卑鄙的种族隔离最为严重的表现形式，在南非内部和整个世界对南非政府施加压力，南非政府迫于这种压力，最近采取了一些措施，但谁也不会为这些措施所迷惑。任何现实的人士都不可避免地会把这些措施视为企图赢得时间和维护能够保留的那一部分。当然，这种企图是无济于事的，因为任何正在筹备或已经开始的改革都不可能影响到种族主义制度的罪恶根源。

事态的发展迫使种族主义政权不得不在南非内部和整个世界日趋增长的反对种族隔离制度势力，以及南非社会最为反动的势力的抵抗之间制造平衡。这些反动势力甚至连面向民主化的丝毫变动也不能接受。我们对于南非军事和工业集团，以及各种法西斯政治团体和组织的愿望特别表示担心。

自从上次大会结束以来，我们看到南非对邻国进一步加强其颠覆性侵略政策。南非种族主义份子采取转移视线的作法，袭击了博茨瓦纳、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等国的首都。南非军队不断侵略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在今年8月，南非部队的4个营在大炮和运输坦克的掩护下，袭击了安哥拉领土内的一个据点。南非还直接支持安盟反革命势力和所谓莫桑比克叛乱军。在象巴黎和维也纳举行的联合国国际会议上，我们看到南非当局的政策遭到世界公众舆论日趋增长的反对。我们在上

届非洲统一组织会议和上届欧洲共同体高级部长会议上听到一片抗议和不满的声音。例如，在哈拉里举行的不结盟国家政府首脑会议通过的最后文件，不仅谴责了比勒陀利亚领导人，并且明确地要求国际社会采取有效措施，最终消除南非种族隔离政权。

今天已经十分明显，如果比勒陀利亚没有得到某政权，和某些西方国家及以色列全面援助的话，它是不能推行其种族隔离政策和践踏南非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利的。这些国家经常对反对种族隔离政策势力说好听的，而事实上却是该政策的保护者。它们不惜牺牲南非土著人民的利益，来剥削南非的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保护它们各自的军事和政治利益。

西方国家和以色列与南非种族主义者在军事领域包括核领域进行的合作是引起人们严重关切的另一个原因。作为一个国际帝国主义的堡垒，南非今天有生产核武器的可能性，这对非洲大陆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毫无疑问，联合国通过的有效的制裁是南非种族主义者唯一能够理解的语言，安全理事会应该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以便对这些制裁进行补充。如果实现了强制性制裁，如果不向南非提供石油和外国投资，比勒陀利亚政权将生存不了多长时间，它也不能够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因此，我们拒绝美国、联合王国和一些其他西方国家阻止联合国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的立场。我们强烈要求对南非政权采取严厉的措施。我们拒绝这样一种论点，即国际社会实行全面的制裁将损害南非当地人民的利益。这当然是一种荒谬的论点，大家对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南非人民现在是恐怖主义和残酷待遇的受害者，在这种条件下，他们确实不会丧失任何东西。恰恰相反，如果在联合国的支持下给予南非政权一次决定性的经济打击，当地人民将真正有机会行使在自己的国家进行自由、独立和民主发展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在反对南非种族隔离的斗争的问题上，捷克斯洛伐克一贯采取坚定不移的原则

立场。捷克斯洛伐克一贯奉行一项抵制南非的政策。1963年，我国断绝了与南非政权的外交、经济、文化和所有其他的关系。我们强烈谴责自重新宣布紧急状态法以来对非洲人实行的血腥镇压。同样，我们谴责南非对其邻近的独立国家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并谴责它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我们支持任何旨在消除种族隔离的措施或行动。我们要求无条件地释放所有政治犯，包括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纳尔逊·曼德拉。捷克斯洛伐克表示坚定地声援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以及他们的民族解放运动，站在这一运动最前线的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这些站在南非被压迫人民的斗争的前线的组织，必须得到道义、物质和外交支持和援助，直至最终战胜反动势力和种族隔离。

李鹿野先生（中国）：早日结束南非当局的种族隔离政策，彻底根除这一玷污人类尊严的野蛮制度，是全世界人民最强烈的共同要求，也是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一项最迫切的任务，全世界人民都在愤怒声讨这一反对人类的罪行，一切声张正义的国家都已承担义务，为根除南非种族隔离制度而行动起来。当前迫切的问题是国际社会要进一步协同行动，在政治和经济等方面对南非当局施加更大的压力，进一步采取有效的制裁措施，以迫使它早日放弃种族隔离制度和对外侵略的政策，从而使南非人民得以享有基本人权，纳米比亚获得独立，并使南部非洲国家得以安宁。

主席先生，为彻底铲除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建立一个民主的种族平等的社会，南非人民不畏强暴，前仆后继，长期奋斗。近年来，南非人民反对种族主义的群众运动更加高涨。他们不怕流血牺牲，采取多种形式抗议南非当局的血腥镇压，并把斗争从城镇扩展到农村和黑人“家园”。南非工人多次举行大规模罢工、知识界、宗教界、工商界人士以及越来越多的有色人和白人也纷纷加入斗争行列，同黑人兄弟并肩战斗。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以及南非其他群众组织在斗争中日益壮大，在团结和组织群众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近几年来，南非人民反种族隔离斗争的规模之大，参加阶层之广，而且经久不衰都

是前所未有的。南非人民的斗争已步入一个新阶段，猛烈地冲击着最黑暗的种族主义反动统治。在此，我们愿向正在进行英勇斗争的南非人民表示崇高的敬意。

主席先生，当今反对南非种族隔离的斗争已经跨越国家和地区的界限，形成了世界规模的广泛运动，抗议南非当局的残暴统治和要求制裁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已成为非洲和世界人民以及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的共同呼声。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多次通过决议，呼吁国际社会对南非进行制裁。今年召开的“制裁种族主义南非世界大会”、第二十二届非统首脑会议、第八届不结盟首脑会议都强烈要求对南非当局采取有力的制裁。不少西方国家也单独或集体地采取了某些制裁行动。抗议和抵制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浪潮正席卷全球。在这里，我还要提及联合国、反对种族隔离特委会在动员国际社会声援南非人民的斗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对此，我们表示赞赏。

南非当局显然已陷于日暮途穷的空前孤立的境地，但仍倒行逆施，顽固坚持种族主义的统治，近年来博塔政权不仅采取种种措施巩固种族隔离制度，继续推行“黑人家园”政策，而且不断动用大批军警血腥镇压南非人民反抗运动。今年6月12日。它还宣布“全国紧急状态法”，给南非军警以无限的权利，肆行逮捕和拘留黑人。

据南非当局透露的大大缩小了的数字，自今年6月以来，已有二万多人被逮捕或拘留，几乎每天都有人惨遭杀害。美丽、富饶的南非变成了一座人间的地狱。博塔政权的上述罪恶行径完全暴露其所鼓吹的“改革”，同黑人“对话”、“分享权利”等只不过是政治欺骗而已。

继续霸占纳米比亚和破坏邻国的安定是南非当局推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延续。南非当局千方百计拖延执行安理会435号决议，企图永远霸占纳米比亚。同时，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原则和国际关系准则，对邻国执行政治颠覆、经济破坏和军事入侵的政策。今年它多次入侵安哥拉、博茨瓦纳、赞比亚和津巴布韦，至今还占据着

安哥拉南部的部分领土。最近，它又对莫桑比克、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发出新的威胁。南非的种族主义政策是造成南部非洲地区动荡不安的根源。

南非当局敢于如此顽固地坚持种族隔离和对外侵略政策，是与得到国际上某种努力的姑息、迁就和支持分不开的。近年来的事实使人们更清楚地看到“建设性接触”政策不但丝毫没有起到建设性作用，反而助长了南非当局的嚣张气焰。

为了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施加更大压力，有力地声援南部非洲人民的斗争，我们认为大会应采取如下坚决步骤：

(一) 强烈谴责南非当局所推行的种族隔离政策和对南非人民的残酷镇压，强烈谴责南非当局非法占领纳米比亚以及对周围邻国的武装入侵、政治颠覆和经济破坏。

(二) 要求南非当局立即释放纳尔逊·曼德拉等黑人领袖。

(三) 敦促安理会按《联合国宪章》有关规定对南非采取有效的制裁行动。号召所有国家单独或集体地对南非采取制裁措施。

(四) 要求所有国家严格执行安理会对南非武器禁运的决议。

(五) 呼吁所有国家向南非人民，纳米比亚人民和非洲前线国家提供道义和物质上的支援。

中国政府 and 人民将一如既往，坚定不移地支持南非人民反抗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斗争，支持纳米比亚人民争取独立和非洲前线国家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斗争，并向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我们将继续同广大非洲国家和人民以及世界上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一道，为结束南非种族主义统治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菊地先生（日本）：就在两天前，一个由津巴布韦的曼格温德先生阁下率领的重要的不结盟国家外长代表团——包括我的同事津巴布韦常驻代表穆登格先生阁下——访问了我国与中曾根首相和仓成忠石外相进行了深入和深远的讨论。不结盟国家代表团强调了日本在世界范围根除种族隔离制度努力中作用的重要性。

中曾根首相宣布，他也把种族隔离的问题看作是当今所面临的最关键的道德问题，并重申日本对这一罪恶做法的坚决反对。不结盟国家代表团然后同仓成外相就为迫使南非白人少数政权取消其种族主义政策所要采取的措施进行了讨论。仓成外相向他们保证，日本随时准备与国际社会采取协调行动继续向比勒陀利亚施加强大的压力。

我很高兴地告知大会，日本认为，不结盟国家外长代表团是非常有用和有成效的。我愿向代表团各位尊敬的成员表示我国政府及人民对他们的深切谢意，感谢他们为进一步加强我们实现共同目标——根除种族隔离制度——的合作所作的努力。

我必须和前面的发言者一道指出，南非内外的局势自我们上次讨论这一问题以来大大恶化。

我们还记得，比勒陀利亚想破坏由英联邦国家代表组成的知名人士小组的努力，就在小组准备与南非白人少数政权的领导人会晤时，它向邻国博茨瓦纳、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发动了军事进攻。

第二，面对黑人多数越来越高涨的抗议，南非加紧其镇压措施。它6月份重新颁布紧急状态时煽起了全国暴动的火焰。在过去一年里，死亡人数悲惨增长，对政治反对者的无理监禁以使南非的监狱膨胀。为了不让国际社会看到在那里发生的事件，该政权对新闻活动实行检查制。

第三，比勒陀利亚除了我所说的对邻国发动军事入侵以外，它还通过所谓反制裁骚扰其邻国。

这些令人遗憾的事态发展似乎表明，比勒陀利亚的少数白人统治者仍拒绝承认问题的核心：即正是他们令人憎恶的种族隔离政策才是多数黑人之间骚动的根源；正是种族隔离才引起比勒陀利亚邻国的敌意和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

比勒陀利亚随时准备进行的侵略、镇压和讹诈只能使局势进一步恶化，只能引起更多的流血和最终导致内战。

日本在强烈反对种族隔离问题上不比任何国家落后。

日本要求比勒陀利亚采取具体和根本的措施，根除种族隔离，并向国际社会提出采取这一行动的可行的时间表。

日本要求比勒陀利亚无条件释放纳尔逊·曼德拉以及其他政治犯，取消反种族隔离组织，例如，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禁令，与这些组织和其他解放运动和组织的领导人进行严肃的对话，以找到消除种族隔离的方法与途径。

它应该立即取消紧急状态，撤销班图斯坦制度。南非对邻国的武装入侵以及对这些国家的经济骚扰应该停止。纳米比亚必须获得合法的独立。

在南非少数白人采取此类行动之前，日本认为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坚持它已对比勒陀利亚所采取的严厉政策和措施。

我们将继续不与南非保持外交关系，把我们两国间的关系陷于领事一级。

我们将继续禁止日本公民、公司或日本公司在南非的附属公司直接投资。这是我们在过去20年中一直遵循的政策。

我们将继续严格限制与南非的体育、文化和教育交流。

当然，我们将继续禁止与南非进行军事贸易和在核领域的任何合作。

我们将一如既往不允许种族隔离的执行机构，例如武装部队和警察在日本购买计算机。金兰德和其它金币将不允许进入日本。

鉴于比勒陀利亚的顽固态度和南非日益恶化的局势，日本在9月19日宣布将采取其它措施。据此，我们首先禁止从南非进口钢铁、第二；我们不向南非公民发放旅行签证，不鼓励我国公民到南非旅行；第三，我们确认终止与南非的所有航空联系；第四，禁止日本政府官员使用南非航空公司的国际航线。

我们注意到，其它主要工业化国家，如欧洲经济共同体和美国也针对当前恶化

的局势对比勒陀利亚采取了其他步骤。我们还注意到，外国公司正在从这片动荡的领土上外流，开始了撤回投资的趋势。过去20年中，日本一直是这样做的。

我们将努力保证使这些日本、美国、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其它国家采取的措施将协调进行，保证发挥它们的最大效率。我们将继续注视着南非局势的发展，并随时准备加强我们的努力，直至南非真正回心转意，采取决定性步骤来消除制度化的种族歧视制度。

日本认为在当前的情况下虽然直接的政治和经济压力对给南非发出一个清楚的政治信号是绝对必要的，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个问题的其它一些方面。

首先，我们不能忘记南非邻国的困境。它们不断地面临着比勒陀利亚的军事入侵和经济讹诈的威胁。在承认这些国家在当前南非局势恶化的情况下遭受着经济困难，日本准备加强与它们之间的经济和技术合作，特别是与前线国家的此类合作，以加强它们的经济力量和活力。在这一方面，日本准备派遣一个考察团，考察今后与前线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的可能性。日本还准备进一步加强它与黑非洲领导人，包括南非和纳米比亚的解放运动领导人之间的政治对话。日本已向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坦伯先生发出邀请，邀请他明年春天访问日本。

在这一方面，我不得不对这个地区失去了一个最受尊敬的领导人——已故的莫桑比克的马谢尔总统表示深切的痛心。我国人民不会忘记去年5月他对我国的访问。

我还愿对希萨诺先生当选为莫桑比克新的总统表示衷心的感谢。在他作为外交部长期间曾两度访问日本，他对促进莫桑比克与日本之间的友好关系作出了贡献。我国领导人期待着进一步发展密切的个人关系，这种关系在马谢尔总统访问日本时已建立起来。

第二，展望着当在南非真正建立民主，人权得到尊重的那一天，日本将提供开发人力资源援助，来帮助南非黑人在建设国家和重建国家中能履行他们的责任。多年来，我们已为联合国的人道主义和教育资金和计划捐款。特别是根据联合国南部

非洲教育和培训计划，我们今年开始邀请南非黑人学生到日本大学和机构学习。我很高兴地报告，他们其中的一些人已经开始在日本学习。

去年9月，津巴布韦成功地在哈拉雷主办了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6年前，这个10几年被少数白人企图保持优越地位而造成内部冲突的英勇民族，最后，根据多数人统治获得了合法的独立。自从那时以来，在穆加贝总理英明的领导下，多数黑人和少数白人在国家建设的过程中携手工作。因此，津巴布韦成为这个地区最有希望的发展中国家之一。

南非没有理由不走津巴布韦的道路。它应在还来得及的时候这样做。因为确实没有其它选择。唯一的选择就是在人民中发生彻底的混乱和流血。众所周知，人对人不人道的最可卑的表现就是暴力所引起的流血，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的血。

阿尔萨莫拉先生（秘鲁）：1986年，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采取了空前的步骤，可以认为，它们象征着我们时代这场悲剧结束的开始。在人类文明的这一不幸问题上，国际社会开始团结一致，在南部非洲顽固而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制度卫道士们面临日益困难的气氛中，国际社会通过了第一个重要决定。

联合国谴责种族隔离为一种反对人类的罪行，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长期威胁。世界各国普遍地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实行制裁，表明各国人民意识到这场斗争中的共同责任心。我们相信，这些制裁措施将会得到加强，不让种族主义少数势力有摆脱制裁的出路。联合国组织对人们的理想可以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在这一论坛上对南非问题进行了40年的初步讨论之后，铲除又一个顽固不化的种族主义理论。

6月在巴黎举行的制裁种族主义南非世界会议的《宣言》，知名人士小组的报告，尤其是南非不断恶化的局势，迫使各国政府，包括曾经犹豫不决的政府，采取了制裁措施，以作为谴责在南非掌权的种族主义少数势力态度的唯一途径。

现在需要本大会加倍努力，执行和加强今年所通过的决定，以便使最终消除种

族隔离制度的国际讨伐斗争在1987年进一步巩固。我们非常清楚地了解南非被压迫人民发出的英勇抗议，日益激烈地抵抗和他们已经承受的重大牺牲。我们完全有理由执行声援与合作的原则，优先援助南非人民和斗争中的解放运动。

在哈拉雷举行的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称南非局势为目前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最严重的危险，并根据问题的紧迫性，通过了两项行政决定：为南部非洲建立一项声援资金，我们希望，国际社会能为这一资金做出慷慨捐助；指名一组外交部长，包括秘鲁外长，说服、动员某些西方国家政府对种族主义南非实行制裁。联合国体系也要加强努力，为南非人民和邻国的崇高事业提供更多的服务和资源，因为，冲突的恶化已使需求增加，而目前的援助资源显然不足。

几天前，我们损失了一位最坚决的战士传奇般的莫桑比克总统萨莫拉·马谢尔，他是非洲事业的一位不知疲倦的战士和旗手之一，他的功绩今天已得到一切热爱自由与正义人民的公认。我国政府特别敬佩这位领导人，不仅对他的不幸逝世举行全国性哀悼，而且宣布10月19日为秘鲁——非洲友谊节，以纪念这位非洲领袖和政治家，以及同他那样献身于非洲解放斗争和加强不结盟运动的人民。在每年的10月10日，我国的学校将组织活动，宣传非洲文化价值和它们对秘鲁社会、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利益和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贡献。

这场斗争已没有任何改革的余地。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彻底根除种族隔离制度，这种制度是百分之百的有组织的压迫、镇压和歧视。

10月21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外长和其他部长们在利马举行拉丁美洲经济体制拉美理事会第12次会议，他们认真地研究了国际形势，通过了《利马公报》。《公报》第10段重申，支持联合国为反对南非种族隔离政策而对南非政权采取的制裁措施，保证同联合国和其他有关组织进行长期合作。

我们严格尊重和平解决冲突的原则。因此，我们希望南非能够发展一场真正、坦率的对话，为实现和解奠定基础。长期以来，我们认为，这是实现南非政治基

础彻底变化的一个有效途径，以便建立一个公正、民主的社会。今天，当非洲人民决定以各种手段捍卫自己正当权利的时候，我们承认、赞扬和支持他们英勇、杰出斗争的胆量和勇气。

联合国不能无视这场斗争，它关系到人权领域的进展和协定的合法性，以及它们行动的合法性。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就具有更大的历史责任性，它们肩负着根据国际社会绝大多数的要求采取行动的责任，即对种族主义的最后残余势力进行制裁和彻底的孤立。

基先生（缅甸）：自从联合国成立以来，大会已对南非种族隔离政策项目问题进行了40多年的讨论。这一问题现在依然十分棘手，得不到解决。在各民族和人民解放的今天，南非的多数人民依然被剥夺他们最基本的权力，这是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就在大会进行这场辩论的今天，南非人民的状况与大会40年前开始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一样，没有什么改进。

我们无需在这里说，造成这一事态的责任是由于南非拒绝消除种族隔离政策以及它决心原样保持这一政策的所有基本内容。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乃是南非人民的一种权利，他们已经予以明确地表示，他们再也不会容忍自己的这一权利遭到否定。在这一方面，他们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坚定支持，我们作为联合国的会员国，负有提供这种支持的道义上的责任和义务，《宪章》的原则所赋予我们的责任使我们理应承担起这种义务，与此同时我们承担起这样一种义务的首要原因还是因为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因此我们都有共同的命运。

正是基于这种原因，我们不能不向我们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南非人民的正义事业中以及在实现南部非洲的和平与安全的进程中，联合国能够继续发挥什么作用。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应当是这样的，联合国在过去已经发挥了作用，并且本组织在未来还能够发挥有效的作用。在这方面，我们可以这样讲，联合国在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的确已经发挥了一种积极的和重要的作用。它异口同声地谴责了种族隔离。它在联合各国支持南非人民的运动中已经取得了势头并且也动员了国

际舆论反对种族隔离。大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成为国际社会反对这一令人厌恶制度的政策和态度，并且对所采取的反对种族隔离的大量的行动做出了贡献。它还在继续制定即将采取的未来的行动方针。

联合国不断地谴责种族隔离是一种罪恶，是人类良知的一种污点，同时也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然而，南非政权不顾全世界的谴责，继续蔑视南非大多数人民以及整个国际社会的意志。的确，南非的暴虐性已经越来越严重了。

南非的局势目前已经恶化到一种十分危险的程度，这种局势完全是由于种族隔离政权公然无视联合国的各项决议以及《联合国宪章》，并且蔑视国际舆论。此外，南非还蔑视国际法的所有准则，继续非法地占领纳米比亚。

南非的侵略行径以及它在邻国制造不稳定局势的行径违反了这些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一事态需要联合国和国际社会进一步加紧努力。最近的事态发展进一步证明了国际社会的这样一个信念，有效地、一致性的国际行动需要采取进一步的具有全面性的措施。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原因，我们应当对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有所认识，同时也对载于这份报告中的各项建议有所认识。

联合国在1986年所进行的许多活动中，最有意义的就是6月份在巴黎召开的有关制裁的世界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南非和南部非洲局势发展的关键阶段召开的，这次会议强调了采取紧急和有效国际行动的必要性。这次会议还强调了南非政权目前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所构成的威胁，这一威胁特别是由于以下三方面的主要原因所造成的：为了使种族隔离制度永久保持下去，它在国内变本加厉地进行压迫和各种野蛮行径；它非法地占领纳米比亚；它对独立的非洲国家所进行的侵略、颠覆和制造不稳定局势的行径。这次制裁南非的世界会议确认了南非政权是唯一应当对南非和纳米比亚的冲突与暴力事件负责的政权，它也是应当对持续不断的侵略行径和破坏整个南部非洲的和平以及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越来越严重威胁这些局势负责的政权。

鉴于南非局势的极端严重性，这次会议强调指出，必不可少的是国际社会应当具有一种紧迫感，采取所有必要的行动以便迅速铲除种族隔离并结束在南非的各种暴力事件，结束南非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以及它对独立的非洲各国所进行的侵略行径。这次会议还宣布，国际社会应当就一项全面的行动纲领做出决定，并认识到，根据《宪章》的第七章的规定对南非实行强制性制裁必须成为这样一种纲领的中心内容。在这方面，安理会有责任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在南部发生的种种事件使我们没有理由感到乐观。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但是我们仍然认为，有希望在南非进行和平的变革。目前的局势对联合国和国际社会来说，比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显示出一种采取一项有效的、建设性的和一致的行动方针的集体政治意志。

皮塔卡先生（阿尔巴尼亚）：仅在这一年里，联合国已经举行了几次会议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政策。在对种族主义南非进行制裁的世界会议上，进步国家的代表强调了对南非采取紧急有效行动的必要性。

各国代表，尤其是许多非洲国家的代表在本次辩论中所提出的充分事实表明，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者仍然顽固地推行其种族隔离的罪恶政策，并进一步加剧了种族主义压迫和暴力。逮捕、监禁和严刑拷打已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在最近几个月里有成百上千的人被处决，成千上万的人被投入监狱，甚至包括16岁以下的孩子。警察向游行示威者开枪射击，引起众多的伤亡。300多万的非洲人被赶进了臭名昭著的班图斯坦——即类似于集中营的地方，他们在饥饿、贫困和令人难以想象的极其糟糕的卫生条件下挣扎。南非各地区土族人民的状况都非常悲惨，阿扎尼亚和纳米比亚人民也同样受到暴力和恐怖对待，而且，比勒陀利亚法西斯主义者还不断对邻国采取侵略行径。

人们无疑都已清楚地看到，如果不是条件对种族隔离有利的话，如果不是它得到帝国主义和世界反动势力的全面支持的话，它本来早已被消灭了。

世界进步舆论在努力切断向种族隔离政权提供养料的各种渠道，但却受到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大国的公然挑战，它们使这一法西斯主义政权能够继续生存，并公然推行其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可憎政策。美国帝国主义者对南非实行所谓建设性联系政策，并给予全面政治、经济和军事支持，由此它把南非作为它们在非洲大陆的宪兵，作为保护其在非洲利益的堡垒，并作为威胁非洲各国人民自由和独立的跳板。在国际压力和愤慨面前，它们表面上也谴责种族隔离，但事实上，美利坚合众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大国甚至在这里，在联合国内，也以各种方式反对其他国家谴责南非的恐怖主义罪恶政策。

它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种族隔离政权用来镇压阿扎尼亚战士和示威者的武器是美国武器。是美国武器为南非匪帮袭击邻国提供了方便，是美国的多国公司首先在比勒陀利亚拥有重大利益，它们赚取巨额的利润，并为此剥削当地人民的廉价劳动力，掠夺阿扎尼亚人民的丰富矿产资源，如黄金、铀、铬矿石、钻石，等等。西方国家的数十个垄断资本公司仍以各种形式在南非营业，无视国际进步舆论的谴责。这样，它们削弱了许多爱好和平的国家对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实行经济制裁措施的效力，并因此破坏了阿扎尼亚和纳米比亚人民为结束这一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政权所进行的斗争。

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感到必须再次指出，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在推行其内外政策的同时，还从两个帝国主义超级大国、即美利坚合众国和苏联为争夺在非洲大陆的霸权而进行的角逐中获得极大的好处。美国竭力维持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并破坏非洲人民为根除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及确保其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和解放整个大陆而进行的斗争和努力，同时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把自己装扮成“朋友”和“国际主义者”，它们竭力利用南非地区的紧张局势，试图扩张其帝国主义影响。

在本次辩论中，各进步和民主国家的许多代表团对种族隔离这一本世纪的丑恶耻辱给予了有力的谴责。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支持它们的谴责，并且认为，各国人民反对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斗争的高涨要求一切进步和民主国家以及所有真诚希望

扫除南非种族隔离体制的人们加强其声援的力量。我们赞成对南非政权实行具体和有利的制裁措施，并谴责反动势力继续支持南非种族主义者的企图，以使南非无法继续其罪恶行径。只是停留在书面上并有时甚至得到那些维持种族隔离政权的势力的赞成的决议，不可能带来任何实际成果。

我们向阿扎尼亚和纳米比亚人民为结束比勒陀利亚法西斯政权的残暴统治而进行的斗争表示敬意。阿扎尼亚和纳米比亚人民进行了坚强的抵抗和斗争，他们同比勒陀利亚法西斯主义势力所进行的斗争证明：他们已在斗争中深深地懂得除了在各条战线进行坚定的战斗没有其他选择，他们必须在城市、农村、工厂、矿山和学校以及其他任何地方进行坚强的斗争。勇敢的阿扎尼亚和纳米比亚战士进行的毫不妥协的斗争、他们对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者提出进行所谓改革和宪法解决的幻想的拒绝以及最重要的是、他们的武装斗争都必将取得最后胜利。他们在斗争中得到其非洲兄弟和世界一切爱好自由人民的支持和声援。

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谨再次指出，阿尔巴尼亚政府和人民是非洲人民的真诚朋友，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和社会歧视。我们采取这一立场是由于以下事实：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和政治体制以及我国的内外政策都明确地排除了任何种族主义思想和行径。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禁止剥夺任何种族的权利，并禁止种族灭绝和煽动民族和种族仇恨。

最后，我们重申，我们坚决支持阿扎尼亚和纳米比亚人民以及非洲各国人民为根除新殖民主义、种族隔离和种族主义所进行的正义事业。我们坚定地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所推行的种族隔离政策及其暴力、恐怖和种族歧视的残暴行径。我们深信，阿扎尼亚和纳米比亚人民的正义斗争必将取得胜利。

阮萍清女士（越南）：四十年来，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一直列入联合国大会的议程，但是国际社会至今仍然不能够战胜人类的这一祸害。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是把种族主义作为正式的政策，并且写入宪法的唯一的国家，这个政权继

续采取违反法律的行动，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并且无视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

比勒陀利亚政权丝毫不想通过谈判公正地解决这场冲突，而是加紧对被压迫的南非大多数人采取大规模的镇压和暴力的行动。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向我们表明了这方面的数字：自第二次紧急状态以来，在今年6月12日至8月29日间，大约有1万2千名至1万6千名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人不经审判就被投入监狱，这些人包括宗教和工会领导人、记者、青年运动的领导人以及学生。保安部队继续向和平的示威者开火，甚至向送葬的队伍开火。1985年11月21日发生了一起特别令人震惊的事件，警方在比勒陀利亚的马梅洛迪镇向几千名妇女开火，打死了19人，其中包括一名婴儿。由于这个政权的警方，特别是臭名昭著的“恐怖中队”所采取的暴力行动，大约有2千6百人丧失了生命。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一方面在南非国内遵循残酷的班图斯坦化政策，企图赶走更多的南非人民，剥夺南非人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另一方面，又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剥削纳米比亚领土上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企图扑灭纳米比亚人民在其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人民组织领导下为争取独立而进行的斗争。

随着镇压和恐怖主义行径而来的是各种借口和蛊惑人心的宣传。为了在世界公众舆论面前为自己进行辩护，比勒陀利亚进一步采取政治手段，企图进行所谓的宪法改革，而实际上根本丝毫也没有触动种族隔离制度的根基。南非强加于纳米比亚的所谓的临时政府，其唯一目的就是加强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新的形式的统治：也就是新殖民主义的统治。

种族隔离政权无视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许多决议，继续对前线国家采取军事行动。在不结盟国家第八届首脑会议举行之前，南非非法占领安哥拉的部分领土，并且利用雇佣军袭击安哥拉、博茨瓦纳、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目前南非又在莫桑比克的边界上调集军队，并且派出突击队对莫桑比克进行破坏活动，所有这些残暴的行动都是比勒陀利亚对前线国家推行侵略、颠覆、破坏和恐怖主义措施的表现。

事实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如果不是得到某些帝国主义和反动力量的支持，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是不可能继续存在的。越来越多的确凿证据表明，这个政权是帝国主义的产物，是帝国主义保护这个政权，并且使这个政权获得新的生命的。里根政府同比勒陀利亚进行的所谓的建设性的接触受到了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不结盟国家第八届首脑会议明确地宣布：

“首脑们谴责美国政府推行的‘建设性接触’的政策，并且认为这项政策怂恿和鼓动着种族主义政权，使这个政权得以明目张胆地对临近的独立国家采取可耻的侵略行径，无视国际公众舆论。首脑们认为，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不断对手无寸铁的南非大多数人采取灭绝种族的行径，这也是这个政权在‘建设性接触’的政策怂恿下不断坚持狂妄的态度所造成的后果，首脑们欢迎越来越多的人反对这项政策，特别是在美国国内反对这项政策的情况，并且呼吁美国政府放弃这项明显对该区域产生灾难性影响的政策。”

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呼吁并没有得到注意，虽然人们普遍谴责种族隔离政策，但是某些西方国家、以及某些跨国公司、银行、其他金融机构继续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进行合作，并且积极地支持这个政权，这样严重地阻碍了南非人民和国际社会为彻底消除种族隔离制度所作出的努力。

尽管镇压和暴力的行径不断升级，但是在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下的南非人民和在西南非人民组织领导下的纳米比亚人民继续为争取独立进行英勇的斗争，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在这场斗争中，南非人民的团结和南非人民同南部非洲其他人民之间的团结大大地加强了，这种团结跨越了边界、社会阶层、宗教和种族，这种团结也粉碎了南非种族主义者企图分裂和削弱南非和纳米比亚爱国统一战线的阴谋。

人们不禁要问，非洲肌体中的这一恶瘤，即种族隔离制度还要继续侵蚀南非多久呢？何时才能消除违反人类这一良知的污点呢？在目前南非面临爆炸性局势的情况下，有一点是必要的，这就是应当集中我们的所有努力，以便刻不容缓地消除这

一祸害。 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更坚定地支持和更有效地援助南非人民以各种形式进行的英勇斗争，包括武装斗争。 我们也要同样地支持和援助纳米比亚人民为争取自己的独立和自由而进行的斗争，我们也要支持前线国家，这些国家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坚持原则，坚定地声援遭受种族隔离之害的各国人民，因此，应当得到我们的钦佩和尊重。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重申，我们坚定地声援南非人民在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下所进行的斗争，以便彻底消除种族隔离制度，行使自己的自决权利，并且建立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自由的、民主的南非。

我国代表团欢迎今年6月在巴黎举行的制裁南非世界大会，并且支持这次大会所得出的结论，也就是：

“世界各国人民和政府同意，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是国际社会消除种族隔离制度、解放纳米比亚和维持南部非洲和平的最恰当和有效的和平途径。”

我们坚决支持非洲国家的立场、不结盟国家的立场以及大会的有关决议，也就是要求安全理事会立即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比勒陀利亚政权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 有些人提出荒谬的借口，说什么制裁会给黑人造成严重的后果，这些人同国际社会采取一致的步调的时候已经到了。

最近整个人类已经表明，在整个世界，西欧、北美以及南太平洋地区支持反种族隔离运动的浪潮不断高涨，我们同整个人类一道要求某些西方国家、跨国公司以及国际金融机构立即停止同南非的任何政治、经济和军事合作，特别是核方面的合作。

此外，我们要求立即无条件地释放南非纳尔逊·曼德拉等所有政治犯。我们相信，南非人民的正义事业和纳米比亚人民的正义事业必将胜利。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国代表团谨向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及其主席加巴大使表示敬意，因为他干练地领导了该委员会的工作，激励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从我们

世界上消除种族隔离。

塔德斯先生（埃塞俄比亚）：联合国几乎从成立以来一直在处理南非的种族政策。它通过了无数项决议、宣言和决定，最强烈地谴责罪恶的种族隔离政策，要求予以完全消除。年复一年，各国政府首脑及其杰出的代表们都在这一论坛上发表声明，强调有必要消除种族隔离这种既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又是一起侵犯人类罪的现象。

但尽管这样，比勒陀利亚政权继续无视国际社会要求在南非建立一个民主和不分种族社会的多次呼吁，而不受惩罚。确实，顽固拒绝尊重国际社会意愿的种族主义政权继续无耻地践踏南非人民的尊严、自由和平等。种族隔离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以及南非帝国的秘密警察正在猖狂地屠杀和残杀该国无辜的男女和儿童。成千上万的人在大街上、学校里、工厂和家里遭到残酷屠杀。其他人被逮捕、拘留、折磨、禁止行动和虐待。伟大的自由战士纳尔逊·曼德拉和无数勇敢的人民代表正在监狱里受到折磨。确实，在南非，每天都有一个非洲人成为种族隔离祭坛上的牺牲品。

种族隔离剥夺生命、自由、尊严和公正。种族隔离是对人类的否定，是对人类的侮辱。种族隔离屠杀人民，甚至不让活着的人和平地埋葬死去的人。夏佩维尔和索韦托的大屠杀以及种族主义政权犯下的滔天罪行都证明了这一点。这一不人道的制度是不能容忍的，它也不能改革，只能彻底消灭。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不想到，南非的血泪河还要冲刷人类良心多久？

过去四百年中，被压迫的南非人民不停地进行斗争，今天已经到达了关键阶段。南非各地燃起了自由的熊熊火焰，被剥夺权利的人的愤怒爆发出来，化为民众行动。南非真正的后代正在进行一场争取自由的生死搏斗；他们的祖先经历了难以描述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恐惧和苦难。

南非被压迫的人民完全知道，只有做出牺牲，才能赢得自由和公正。他们知

道，上帝不会赐给他们自由，种族主义政权更不会当作礼物送给他们。因此，尽管他们以鲜血和生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他们仍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地决心粉碎种族隔离，以确保南非未来后代的自由、平等和公正。种族隔离政权的野蛮行动不能、也不会阻止自由战士在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其他民主力量的旗帜下前进的步伐。

众所周知，南非的被压迫人民不是种族主义政权野蛮暴行的唯一受害者。实际上，前线国家的人民都已经成了种族隔离政权侵略、破坏和经济讹诈的目标。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说明，在过去的十二个月中，种族主义政权在整个南部非洲地区加剧了种族灭绝暴力行动。种族隔离的雇佣军们在安哥拉、博茨瓦纳、莱索托、莫桑比克、赞比亚和津巴布韦进行侵略、颠覆和破坏，屠杀无辜的平民，破坏社会经济基本设施。这些好战行径的加剧继续危及着南部非洲、和整个大陆的安全、和平与稳定。

因此，国际社会负有道义和政治上的责任，应该通过支持反对种族隔离斗争来结束这一威胁。没有一个联合国的会员国能够对南非种族隔离造成的流血牺牲持冷漠态度。在这一方面，我们一方面赞赏本组织大多数会员国进行的宝贵努力，另一方面觉得国际社会必须采取更有利和具体的措施。根据非洲统一组织的立场和不结盟国家运动的立场，埃塞俄比亚坚决认为，对南非实行全面和强制性制裁是消灭种族隔离的唯一和平和迅速的道路。如果不采取这一措施，那么暴力和恐怖就会继续下去，给该地区、甚至世界和平与安全造成不可估价的危险。正如我们多次声明的那样，那些继续向比勒陀利亚政权提供公开和秘密援助的西方国家必须对这种危险负责。

因此，我们再次呼吁那些继续和法西斯政权保持关系的国家政府不要和南非的种族隔离进行任何勾结，并且立即停止这种勾结。这就是我们的呼吁，也是被压迫的南非人的呼吁，更是全世界热爱和平人民的呼吁。

历史反复证明，姑息——或如一些人所称的建设性接触——政策不可能也不会制止法西斯主义政权对人类犯下罪行。这些政策过去没有制止希特勒和莫索里尼，也肯定不会制止博塔。因此，所有维护自由、平等与正义原则的国家都有义务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实施全面强制性制裁，以此支持南非人民的斗争。

就埃塞俄比亚而言，我重申埃塞俄比亚工人党总书记、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主席和革命武装力量总司令门格斯图同志在最近召开的非统组织和不结盟首脑会议上阐明的立场，即社会主义的埃塞俄比亚将以自己有限的资源，继续支持这一解放斗争，支持以一切形式表现出来的孤立比勒陀利亚政权的运动，直到在统一和团结的南非建立一个公正和民主的社会。

加亚马先生（刚果）：南非人民每天生活在其中的这一悲剧仅仅引起某些国家的公众和政府偶然注意的时代已过去。在那个时代，对种族隔离政策的谴责似乎具有很好的人道主义意义。与此同时，种族主义少数政权已完善了其压迫和侵略的手法，不仅在理论上，同时在实际上也构成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南非政权为时过晚地宣布对种族隔离进行所谓改革，封闭在一种自杀性的逻辑之中，该政权认为这一逻辑可以确保自己的生存。

这一令人憎恶的政权在国内为多数人的英勇斗争所削弱，在国际上也只是使人们更加强烈和更加坚决地意识到铲除这一政权的必要性。这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其影响波及国家和国际范围的所有政治力量。刚果人民共和国总统、非洲统一组织代理主席德尼·萨苏—恩格索阁下在这一讲坛上表明了这一点，他指出，非洲大陆正面对着持续战争的局势。

许多个月以前宣布的紧急状态法导致了广泛的非常措施，这一局势呈现出不幸的明确无误的画面。国际新闻媒介事实上报道说，在过去五个月中，南非警察和军队杀害了两千多人，两万多人被逮捕和监禁。

然而，黑人群众的战斗精神并没有削弱。我们必须向南非黑人提供必要的援助和支持，以便他们能够成功地进行自己的斗争，这一斗争带有构成人类最不可剥

夺权利一部分的尊严的印记和自由的理想。

目前，根据第二十二次非统组织首脑会议的指导方针，非洲正呼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维持压力，以保证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取得胜利。因此，建立了一个国家首脑委员会，以便持续地监测南部非洲的局势，采取必要的行动。大会已审议了A/41/569号文件，该文件载明了非洲组织的关切及其使青年人意识到自己根除种族隔离的迫切使命的兴趣。因此，非洲国家首脑为非洲决定，并向世界各国政府和教师建议，本学年的第一堂课应当用来讲授种族隔离，在这课堂上，教师们应当在每个教室的黑板上写上下列句子，以供讨论：“种族隔离是对人类的犯罪”。

这些是旨在动员国际公众舆论的基本措施，尽管如此，该措施只是辅助性措施，有必要对比勒陀利亚政权实施全面的强制性制裁。于6月份在巴黎举行的制裁种族主义南非世界会议表明了对这一看法的观点，在哈拉雷举行的不结盟国家第八次首脑会议也表明了这一看法。在哈拉雷举行的会议上，非统组织和不结盟运动敦促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肩负和履行自己的职责，以便通过和同意对南非的全面强制性制裁。非统组织成员国及不结盟运动成员国政府和国家首脑意识到此类措施可能使前线国家作出的牺牲，决定建立声援基金，以支持这些国家消除自己对南非的依赖、加强自己的防务能力和确保自己的经济活力和独立的努力。

因此，已向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提出了在南部非洲实现和平的几种可能的步骤。这些政策完全不是相互孤立的，相反，如果同时执行，这些政策有可能在南部非洲带来民主的结果。我们也认为，向非洲人国民大会、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提供援助同根据《宪章》第七章的条款实施制裁以及向前线国家提供援助一样，也是积极的措施。

目前，西方某些国家政府，例如加拿大和北欧国家政府表现出了积极的态度，这些国家已对南非采取了选择性的制裁，因此，我们对下列事实感到更为遗憾：某些自称为非洲最好朋友的西方国家拒绝接受所有关于制裁的想法，甚至隆重地接待来自安哥拉的叛乱者萨文比和南非总理博塔本人。

在这方面，在这个问题上，德尼·萨苏—恩格索总统向那些西方政府表达了他个人以及非洲同伴们对这种不合时宜、至少是不友好的主动行动的关切。

在以波塔先生为首的政权蔑视人类，对南非的黑人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种族灭绝时，新纳粹头目参加一般只有那些尊重和平、公正和自由的人们才能参加的仪式：11月11日在欧洲进行的庆祝活动，至少是不合适的。

恩格索阁下今年9月30日就在这个讲坛上以非洲统一组织代主席的身份声明：

“对于那些认为应该在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中禁止使用武力的人们，我们倡议按照《宪章》第七章进行全面和强制性制裁，这一点如果得到国际社会遵守将有助于和平及根除种族隔离。”

恩格索总统还说，即使对南非被压迫的人民来说，没有再比比勒陀利亚压迫者给他们带来的苦难更加痛苦的了。

然而，反对种族隔离的一致行动要求国际社会尽可能多地参加斗争的各个阶段。在种族隔离政权看到其孤立和不可避免的下场后，四处散布恐怖和失望以便使用各种方法颠覆其邻国时，我们必须考虑对这种政策进行一切可能的反应。

南非马基雅维里式的立场造成了一个悲惨局势，数千名人被送到不能立即全面接受他们的邻国中去，从而出现大规模流离失所状况。他们被迫从班图斯坦搬到其他保留地，从而对他们的家庭和个人生活造成不可言状的创伤。

马谢尔总统为了这个悲惨局势贡献了一生，这个局势是南非造成的，目的是使得南部非洲不可能获得任何和平。

所有在南非本土，在纳米比亚和各个邻国为建立一个有公正和平等普遍原则管理的平均主义世界献出鲜血的所有自由战士都载入了历史的篇章，我们相信大会几天前曾感人地悼念过的马谢尔总统的逝世将成为鼓励和团结所有非洲爱国者的催化剂，他们将使我们这个大陆的南部地区获得被不公正地剥夺了的和平与自由。

南部非洲正在经历着其发展中最关键时刻，考虑到在当今世界中和平与安全是

不可分割的，国际社会必须说服南非政府确保这种发展以可以受到控制和负责的形式出现，办法是立即彻底完全废除种族隔离政权。

建立紧急状况，维持所有种族隔离的基本法律，拒绝国际公众舆论要求释放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以便他们在他们国家民主化进程中发挥应有作用的呼吁，种种这些都表明南非政府故意与历史潮流逆行。

我们知道种族隔离制度只能结出苦果。但是还是让我们希望，如果那里的当局仍然有任何善意的话，那么他们就应该压倒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因为归根结底这是对人类的挑战。

萨拉赫先生（约旦）：我们对于在审议南非种族隔离问题时人们所表现出的极端关切和愤慨感到震惊。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不仅是一个可以最终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政治问题，同时还是一个伦理道德问题，因为我们对种族隔离的态度和我们反对种族隔离的严肃性决定了我们的知识和文化价值，表明了我们致力于《宪章》原则精神的程度。当我们感到国际一致拒绝这个罪恶政策并不能说服白人少数放弃这种政策，放弃统治和压迫南非的黑人多数时，我们尤其感到关切。这使我们要尽快地使我们的行动和具体有效措施符合我们的言词，使得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者相信他们正在违反历史的逻辑。他们正在从精神上向世界挑战。

如果还有人相信可以说服南非的领导人自愿放弃种族隔离政策，我们认为这些人的想法是错误的。我们曾经给这些看法以足够的机会，但是这些总是使南非政权更加有效，使得外部压力对它更不起作用。南非种族主义者采取的表面措施立即证明了这一点，无论这些措施是所谓的新宪法或允许某些非黑人有色人种参加选举，或是与某位经过挑选的黑人领袖进行对话。当这些所谓的改革被揭露出来时，当民众反对变得明显时，镇压机构总是随时毫不怜悯地进行拘留、监禁和屠杀，当然这些都是得到紧急办法所支持的。

南非还发展了它的经济以便对付可能出现的国际抵制。我们面前有两个极其

明显的事实。必须拒绝和抵制种族隔离政策。 种族隔离政策没有一点好处，是不能接受的。

本组织认为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制度是危害人类罪。 但是，除了这些，我们还认识到仅仅是痛斥和谴责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做具体的事。 必须向南非实行严格而强制性的制裁， 使其放弃其极可恶的政策。

许多人士在联合国之外已经谴责了种族隔离政策。 联合国也通过了许多决议，呼吁结束种族隔离制度，建立一个合理的、民主的政权。 但是，这些决议遭到了比勒陀利亚政权的藐视。 它们之所以这样做，是由于我们在把语言变为行动方面必须采取的有效措施方面，缺乏一致意见。 南非一方面，从我们一致谴责其种族主义政策方面得到了力量，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在对南非制裁和全面经济联合抵制方面，缺乏一致意见，而钻了空子。

根据我们反对种族隔离制度、外国占领和外国帝国主义的政策，我们约旦人承诺确认并贯彻联合国所有关于种族隔离政策的决议。 我们还积极参加各种旨在结束这一专横政策的会议、活动以及努力。 我们主张贯彻今年6月在巴黎召开的制裁种族主义南非的世界会议所通过的建议。

南非白人少数政权应该立即不加任何先决条件的与南非黑人的代表谈判。 这种谈判应该导致和平地消除种族隔离政策，建立一个民主的、非种族主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为创造使这些谈判获得成功的必要气候，比勒陀利亚政府应该释放所有政治犯，包括民族领袖纳尔逊·曼德拉。比勒陀利亚政权还应该废除关于政治组织的禁令，以及所有种族主义的立法，应该停止不加审讯的拘留，以及停止驱逐本地居民。 南非少数人政权的侵略不仅仅是局限在南非的黑人地区。 这种侵略还扩展到邻近国家，南非还占领着别国领土。南非还轰炸民用和经济设施地区，企图恐吓这些国家，摧毁这些国家的经济，并强加给它们一个既定事实的政策。 南非还对前线国家进行经济抵制。 我们谴责南非少数政权对前线国家的所有这些军事行动。 我们支持这些国家加强它们发展和

独立的努力，以及它们支持南非解放运动的努力。我们向这些国家提供道义和物质上的支援，以帮助它们对付南非推行的恐怖主义政策。

9月初在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召开了不结盟国家运动第八次首脑会议。我国参加了那次会议，那次会议被认为是支持南非人民斗争的一个高潮。在其宣言中，会议建议所有不结盟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应该对南非采取有效的、实际的消除种族隔离制度的措施。会议的其他宣言号召支持非洲前线国家，加强对比勒陀利亚政权的经济制裁并实行石油禁运。我们欢迎这些宣言，并希望这些宣言能够得到贯彻。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A/41/22和Add.1）登载了有关以色列和南非白人少数人政权的战略关系和联盟的事实。这些事实揭露了以色列在军事、核能力、经济、政治、文化和体育领域，向南非提供的许多越来越多的支持。除此之外，在这次辩论中已经发言的许多代表也提到了这个关系，并表示了它们的关切，特别是这个关系给中东和南非的稳定和安全带来的破坏性影响。我们必须更加注意特拉维夫和比勒陀利亚政权之间的关系，这两个政权有许多相似之处。我们必须施加压力结束这种关系。我们还要求新闻部和联合国反对种族隔离中心继续散发有关这两个国家之间日益增加的合作的新闻，并揭露这两个政权不人道和非法的政策和行径。

我们重申，联合国必须加倍努力，保持势头，以便使所有国家都作出承诺，在所有领域抵制南非，并确保所有大会和安理会旨在消除种族隔离政策的决议真正得到贯彻。如果这一国际组织的所有会员国都作出这种承诺，种族隔离制度就可以早日结束，国际社会就能够消除这一罪恶。在此之前，安全理事会必须全面发挥其作用。我们继续谴责种族隔离政策。必须对南非进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所有国家必须对这一联合抵制作出承诺，并贯彻已经通过的任择经济制裁。它们必须支持前线国家，这些国家处于保护南非被压迫的大多数的第一线，这些被压迫的大多数人正努力向种族隔离政策的各个方面发出挑战。

奥拉马斯·奥利瓦（古巴）：自从我们在本论坛上审议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以来，该国的局势继续发生急剧的恶化，尽管种族主义当局用铁的手腕进行新闻审查，每天新闻都在报道着死于新的纳粹主义分子手下的无辜的人们。

国际社会一再呼吁进行和平谈判，以实现种族平等并使所有南非人都享受同样的社会权利，但是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所作出的唯一反应就是进一步加剧的镇压、逮捕和监禁，并血腥地残杀南非被压迫人民的优秀儿女。这些种族主义领导人孤注一掷，完全无视他人的感情；他们认为，他们是上等人种的真正代表。他们疯狂的在南非内外诉诸恐怖主义，以强加他们的肮脏制度。

种族隔离的制度就这样日益破坏着南部非洲的和平，因此人们把它宣布为危害人类罪和对国际良知的蔑视是完全正确的。它不断地对该区域的匪徒提供资金，破坏各前线国家的稳定，这些人给南部非洲以及整个非洲大陆的和平与安全带来严重威胁。

我们在向勇敢的南非黑人及其英勇的自由战士表示敬意时，必须指出，他们今天所期望于我们的就是采取有效和实际行动声援他们，使他们能加速消灭令人震惊的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并为人类的真正解放作出贡献。

种族隔离政权已经危机四伏。非洲人国民大会及其忠实的战士，也就是尼尔逊·曼德拉式的人们，极大地鼓舞了南非人民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他们的行动已向世界表明，并将继续向世界表明，没有任何事情能阻拦历史的步伐，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束缚人类的解放和人的尊严。

国际社会负有道义上的义务，尽其所能结束南非人民的苦难。本组织的态度以及安理会的行动将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在种族隔离制度被彻底消灭、并在南非建立起一个民主和多种族的社会之前，人们是否继续受苦，无辜的人们是否继续丧生的问题。

一些西方国家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曾经是法西斯主义侵略的受害者，今天它们

以担心影响到黑人群众为借口，继续在经济上、财政上、政治上、外交上和军事上援助种族隔离政权，或不愿意采取《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规定的措施，这是站不住脚和不符合逻辑的。

这些先生们听证了索韦托死亡事件以及要求对南非采取强制性制裁的所有南非黑人组织的代表的证言，难道这还不够吗？他们知道这是实现自由所必需的援助，难道这还不够吗？人们已经完全清楚，正是一些西方大国的支持和鼓励，使得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更加顽固不化和侵略成性。

一些西方国家对南非采取了有选择性的制裁。美国现政府采取的所谓建设性的接触政策使得比勒陀利亚当局在国内更有系统的实行其残酷的镇压政策，攻击非洲邻国，继续占领纳米比亚，并无视联合国各项决议以及非洲统一组织、不结盟运动和许多其他国际论坛的各项决定，阻止这一作为殖民地国家的独立。

美国政府顽固拒绝接受对人权的最大的违反者南非采取强制性制裁的作法。华盛顿不仅对安理会在这个问题上的决议草案投反对票；它对其本国国会的有关决定也试图采取同样作法。

此外，美国政府与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当局进行公开勾结，对试图破坏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政府的稳定的安盟的雇佣军提供财政和军事援助。

最后，我们想引用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统的话阐述古巴政府的立场，卡斯特罗总统在第八次不结盟国家最高级会议上发表的基调发言中指出：

问题的实质是，只要南非存在着种族隔离制度，只要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政府统治着南非，安哥拉与南部非洲的任何其他国家就不可能有安全，而纳米比亚的独立也将是海市蜃楼。”

我们在本论坛上正式宣布，我们坚决支持并声援受到血腥的种族隔离制度镇压的勇敢的南非人民。我们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我们向为在南非实现自由和独立而战斗并牺牲的男女老少表示敬意。

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我们必须向争取非洲解放和反对种族隔离的战士，萨莫拉·莫伊塞斯·马谢尔总统表示崇高的敬意。在这里我们要向他表示，他没有白死，我们将以彻底消灭种族隔离来悼念他的不幸逝世。

种族隔离充满了血腥味。那些真诚地相信人类自由与尊严的人们必须携起手来，向英勇的南非人民提供完成消除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任务所必要的手段。每个人都有着历史责任，要在国际水平上实施一切必要的手段，建立一条防御线，以便帮助加快在南非实现种族平等的工作。

最后，我要引证古巴民族英雄胡塞·马蒂曾经以深刻的人道主义眼光说的话：

“但是，如果能够牺牲自己利益而为别人做好事的话，但却出于自私和自满不这样做，这是最大的罪恶和不负责任。”

麦克多纳先生（爱尔兰）：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联合王国代表代表欧洲共同体12个成员国所做的发言中对南非政府奉行的种族隔离政策的谴责。我现在发言的目的是要强调爱尔兰政府处理种族隔离的某些措施，多年来爱尔兰的代表已经阐述过了。

我不需要详细列举种族隔离各个方面的可怕的细节。大会中的每个代表团都非常了解南非政府对这个不幸国家中的绝大多数人民所进行的无数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歧视的手段。在这个社会中，少数统治者独揽大权，多年来歧视作法已经得到巩固和被制度化了，巨大和复杂的镇压制度维持了统治，政府是强加的，从未征得被统治者的同意，对那里的绝大多数人民来说，不平等和不利地位并不是偶然事件，而是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核心。

在种族隔离之下，南非的一个惊人特征是，该国是当今世界中唯一公开、明确和作为公众政策把政治制度建立在种族基础之上的国家。在这个社会中，肤色本身就能决定命运。肤色使黑人没有希望，因为人们无法改变自己皮肤的颜色。

实际上，反种族隔离特委会以及联合国南非信托基金董事会向大会提出的报告中已经介绍了南非当前的局势，报告看来证实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了。这些报告确实非常严峻。在去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南非处于紧急状态之下，种族隔离政权两次宣布紧急状态，从1968年7月21日到1986年3月6日宣布部分紧急状态，从1986年6月12日至今宣布为全国紧急状态。我引证联合国纳米比亚信托基金董事会的报告的第6段，内容如下：

“在紧急状态的第一阶段中，八百多人在政治动乱中被打死，将近七千八百人未经审讯而被监禁，其中包括二千多个十六岁以下的儿童。另外根据全条令监禁了三千六百个人。南非自己承认，在第二次宣布紧急状态的两个月之后，有六千五百五十一人未经审讯而被监禁。根据南非内部的人权监督组织，实际数字接近一万三千人，另外有二千二百人根据内部安全法从1986年1月以来就已经被监禁。许多被监禁者是妇女和儿童、教会和工会领导人、记者、年青人、学生和社区领导。据报道被监禁者经常受到虐待和拷打。…在目前的对抗中，从1986年1月至5月的阶段中就有七百五十四人被打死。”
(A/41/638, 附件十, 第6段)

实际上，被监禁者家长支援委员会上个月估计今年被监禁的人数超过二万三千人。

显然，所谓的紧急状态只不过是进行一系列残酷和镇压性措施的掩护。这一掩护的中心内容就是新闻封锁，这意味着，我们的报纸、无线电报道和电视台在很大程度上无法传播局势的实际情况。我再次引证联合国南非托管基金董事会的报告，其中指出：

“目前的紧急状态条例要比以前的条例更加广泛和严厉，使警察、军队和保安部队获得了没有搜查证就可以搜查，不经审判就监禁、宣布宵禁、禁止发行刊物、会议和露天葬礼等广泛的权利。作为这些条例的一部分，对当地和

国际新闻界的报道施加了限制，实际上封锁了对罢工、逮捕、抵制和抗议行动的任何独立的报道。”（A/41/638，附件十，第7段）

我们无法不同意反种族隔离特委会报道中的估计，该报道指出：

“6月份通过的新的和更严厉的镇压措施，更严厉的新闻检查，使世界无法了解黑人城镇的情况，不顾人身保护法而进行的大规模逮捕，以及持续和增加了的警察暴力和屠杀，表明该政权默认，如果没有军事手段和警察国家的手段，该政权无法统治。”（A/41/22，第81段）

三十四年来，联合国以各种方式讨论了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当我们在听取这次辩论中的发言时，我们不可避免的听到了多年来各次辩论中同样的内容，各代表团不断表示对南非政府的种族主义政策的憎恶和谴责。年复一年，我们指责、谴责、规劝、呼吁、请求。我们的话经常是非常热烈和激昂，发源于强烈的愤怒和深刻的不满，但被写进大会历次会议的记录之后就不起作用了。种族隔离制度依然存在。其不可宽恕、顽固和不驯服的面孔仍然在向所有人类的良知进行挑战。

确实，该制度在某些方面有了改变。但必须从建立在数百种法律、以上千种方式实施的种族隔离整个制度的严峻现实的背景下来看待这些改变。我们认为，这些改革是为了改变制度的表面而不是实际。

这些改革没有改变分别发展的政策这一核心问题。也许更应当把这种改革说成是适应，因为其目的看来是为了确保老的政策在新的环境下能够生存下去。

当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种族主义思想的任何根本改变影响了该政府，或者说把种族作为南非所有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中心的基本观点已经被放弃。今天，种族隔离与刚建立的时候完全一样，这仍然是建立在肤色基础上的政治制度。无数南非黑人一生都生活在这一阴影之下，从来没有在尊严和价值完全平等的情况下受到人的待遇。无数的人将在种族隔离之下出生，面临着同样暗淡的前景，除非使南

非放弃其可恶的政策。图图主教去年在这个论坛上发言时生动地描绘了形势，他说：

“上帝使我们变得雄辩，以便世界听到我们的要求，即承认我们是以上帝形象创造的人。”

爱尔兰已经在有限的的能力范围内响应了图图主教和无数在他之前多年来恳求国际社会铲除种族隔离制度的人们的呼吁。

作为一项政策，爱尔兰与南非没有外交关系，在那里没有爱尔兰公共投资，爱尔兰政府不鼓励与南非进行贸易和保持其经济关系。在南非没有属于爱尔兰公司的子公司，因此，根据《欧洲共同体行为准则》所提的报告也是这样说的。爱尔兰和南非之间没有文化协议，爱尔兰政府果断地采取行动不鼓励保持贸易联系。

为了推动向在南非歧视性法律下适应的人提供人道主义和法律援助，并帮助那些来自南非的难民和他们的家庭，爱尔兰经常不断地向联合国南部非洲基金会、国际防护和援助基金会、以及南非教堂理事会阿辛戈尼基金会提供捐款。我们还关心蒙受南非侵略的南部非洲国家，这些国家由于自己的地理位置，不幸地承担着经济上依靠自己庞大和常常敌视的邻国的负担。因此，爱尔兰将这三个南非的邻国包括在优先发展合作的国家行列之中。

然而，我国政府坚信，只有国际社会的集体行动才能最终说服南非的掌权者放弃种族隔离作出真正的承诺。因此，作为欧洲共同体的成员，我们一直支持采取共同措施，迫使南非接受根本的变革，我们将与共同体的伙伴一起为进一步加强这种措施而继续采取行动。

然而，除此之外，爱尔兰还和其他国家一道赞同安全理事会对南非实行一整套强制性制裁。在这方面，几年来我们高兴和有类似想法的其他代表团一道共同发起了关于为消除种族隔离采取一致的国际行动的决议草案，敦促安全理事会考虑采取有效的强制性制裁。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通过制裁取得结果并非易事，但我们相信，如果处理和指挥得当，我们可能对南非施加的国际压力就能够有效。发

尔兰认为，强制性制裁应当是仔细选择、有选择性和逐步的，必须由安全理事会根据规定实行制裁，由所有国家充分执行才能使制裁有效。

每过去一年，都失去了在南非和平过渡到一个公正和平等社会、使南非所有人平等的机会。人们越来越多的谈论武装斗争。尽管种族隔离本身是暴力的根源，但我们必须诚恳地希望，不应由暴力来结束种族隔离。南非政权仍然一意孤行，但黑非洲也已下定决心。我们在外部只能劝告和施加压力。但我们不能够最终决定将在南非发生什么、什么时候发生以及如何发生，这最终取决于南非的黑人和白人自己。然而，主要责任是南非白人，他们在34年前就建立了目前的种族歧视的体制，并使其制度化，并在这些年中一直保持这种制度。如果南非当局仍然忽视可能是进行和平变革的最后机会的话，他们毫无疑问将会对自己的愚蠢付出代价。所有的南非人民将会受难，一切都将失去，灾难性的影响可能会扩散到南非以外。和历史上所有的暴政一样，种族隔离也必须最终结束。如果南非政府有理智、情感和远见的话，种族隔离的结束就不会使南非处在废墟之中。

VONGSAY 先生（老挝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人们再次要求国际社会处理与时代不符和蔓延的种族隔离的祸害，必须迅速结束种族隔离。

消灭对人类的这一犯罪、由于南非政府对南非被压迫人民采取的非人道政策而孤立南非政府的国际运动最近出现空前高涨，这是令人鼓舞的。我国代表团赞扬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为推动和加强这一进军所作的努力。我们认为，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活动方案应当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支持。

同联合国压倒多数的成员国一样，老挝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与比勒陀利亚非法种族主义政权没有任何关系。我们过去谴责，今天继续同样强烈谴责比勒陀利亚非法种族主义政权的种族隔离政策，国际社会正确地宣布这一政策是对人类的犯罪。

老挝政府赞同并坚决执行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所有有关决议。不幸的是，我们必须注意到，某些西方国家，包括正在执行所谓建设性接触政策的大国，以及他的跨国公司继续与比勒陀利亚非法种族主义政权在经济、政治、军事、和与其他领域

内保持和发展关系。 不容再说，这种 和积极合作的政策鼓励种族主义政权继续顽固地对待世界公众舆论，我国政府强烈谴责这种政策。 世界公众舆论明确地要求废除种族隔离。 在这种不道德的同流合污的支持下，比勒陀利亚能够通过6月份非法宣布紧急状态加强对手无寸铁的大多数南非黑人进行野蛮地镇压而不受惩罚。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告诉我们，南非安全部队大约未经审讯囚进了两万人，其中包括6千名儿童，许多人被拷打至死。

现在，比勒陀利亚的镇压机构穷凶极恶的对待被征服的纳米比亚人民，非法的种族主义政权继续占领纳米比亚而不受惩罚。 比勒陀利亚通过破坏和经济讹诈强化、并继续强化颠覆独立的非洲邻国的犯罪政策。 老挝政府和人民同国际社会一道谴责比勒陀利亚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政权在今年5月和6月初对博茨瓦纳、津巴布韦、赞比亚和安哥拉所犯下的罪行。 在这方面，我们应当回顾，建议对南非采取有选择的制裁的两个决议草案，由于两个来自西方的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票而无法在安理会通过。 最近，国际社会对莫桑比亚马谢尔总统的不幸逝世谢到悲痛，正如众多的国际公众舆论相信的那样，不能排除比勒陀利亚卷入这种犯罪活动的可能。

这就是废除种族隔离的主要障碍。 我重复，这就是比勒陀利亚顽固地拒绝执行大会和安全理事会通过的为数众多的有关决议和决定，特别是某些西方和其他国家与那个罪恶政权进行非道义和罪恶的合作。

那些国家，尤其是安全理事会中的那些国家没有认真地执行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和决定，对南非实行武器禁运和石油禁运。 更有甚者，这些国家还在发展并加强比勒陀利亚的核能力。 国际社会必须采取果断措施，结束南非和以色列之间日益加剧的核合作。

我们欢迎美国国会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对比勒陀利亚采取选择性的制裁，但是这些措施作用不大。 我们认为——这也是绝大多数联合国会员国的看法，唯一真正有效和具有告诫性的措施仍然是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约束性的全面制

裁。这就是6月和7月分别在巴黎和维也纳召开的对种族主义的南非实行制裁的世界会议和纳米比亚立即独立国际会议，以及大会关于纳米比亚的第十四届特别会议的意义。

希望这些重要会议的宣言和最后决议提出的各项建议能立即得到全面实施。有趣的是，1986年9月初在津巴布韦哈拉雷召开的第8次不结盟国家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同样优先审议了南部非洲的爆炸性局势，这种爆炸性局势的根源就是非法的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第八次不结盟国家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严厉地批评了那些应对这种一般的制度负责的人，也批评了那些与这种制度进行不道德甚至罪恶勾结而负有罪恶的人。

在关于南部非洲的一项特别宣言中，这些国家和政府的首脑在谈到种族隔离这一灾祸和消除种族隔离的有效方法时指出：

“我们，国家和政府首脑，重申我们的决心和信念：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对南非实行约束性的全面制裁仍然是可以迫使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取消种族隔离制度的唯一和平方法。因此我们支持非洲统一组织关于迅速召开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会议，以便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对南非实行约束性的全面制裁的呼吁”。

因此希望国际社会，尤其是那些至今仍然没有采取措施，等待最后采取强制性全面制裁的那些西方国家通过并且实行哈拉雷第八次首脑会议通过的特别宣言所提出的选择性措施。

我国代表团对我们在目前这届大会上看到的这项决议草案的精神和文字表示欢迎，它们是符合哈拉雷的特别宣言的。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与国际社会一起呼吁立即释放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伟大领导人纳尔逊·曼德拉，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将他非法地监禁了24年并且释放所有南非政治犯。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和人民重申他们积极同情并且支持被压迫的南非人民在南非人国民大会的坚定领导下为反对压迫和镇压成性的种族隔离的英勇斗争，同情并且支持他们为在一个统一的、民主的和没有种族歧视的南非行使自决权，享有自由和独立所进行的斗争。

我们继续支持被蹂躏的纳米比亚人民，他们在自己唯一合法的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坚定领导下按照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精神和文字为消除种族隔离这一祸害，为在一个统一的纳米比亚享有自决和独立正坚定不移地进行着斗争。

我们还要重申我们支持并且同情前线国家的人民和政府为使自己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免遭南非士兵和比勒陀利亚的其他雇佣军匪帮的侵略和颠覆活动的侵犯所进行的正义斗争。

我国代表团仍然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国际社会为消除种族隔离这一祸害所进行的正义斗争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希望目前这些会议的工作能够作出决定性的帮助。

JARRETT 先生（利比里亚）：去年在参加这场辩论时，我国代表团对南非黑人群众的社会和政治状况不断恶化表示了严重的关注，只是比勒陀利亚白人少数种族主义政权的镇压和压迫政策造成的。

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局势至今仍然没有改变，种族隔离政权仍然蔑视国际社会，以毫不在乎和蔑视的态度加紧其对非白人的大多数人的残暴镇压和骚扰。

我国代表团认为种族主义的白人少数政权的这种顽固态度是得到本组织一些成员国所采取的立场的鼓舞，这些成员国不愿意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以对南非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

几个月来持续不断地骚扰、动乱、对非白种南非人的监禁和杀害已达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然而博塔先生及其同伙继续使用更严厉和更具镇压性的措施，

不用说这些措施并不能粉碎人民的抵抗，因为他们不仅相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而且相信他们必将取得胜利。

南非一直处于紧急状态之下，种族隔离政权已经两次实行紧急状态：从1985年7月21日至1986年3月6日实行部分紧急状态，1986年6月12月到目前实行全国性的紧急状态。在第一次紧急状态中，在警察的暴力中有6百多人悲遭杀害，将近7千8百人，包括2千多名年龄不到16岁的儿童，遭到拘留。

许多人遭到殴打，还有许多人在审讯中遭到酷刑。安全部队可以不负任何刑事或民事责任的随便活动。

第二次紧急状况法期间比第一次更具镇压性。这一次，种族隔离政权进行了报界检查。根据这一限制的规定，报界不能发表种族隔离制度认为是“颠覆性”的报道；根据他们的定义，这一说法是具有广泛和含糊不清的解释的。例如，发表促进解放目标的报道，参加罢工的通知，支持抵制，示威或参加游行队伍，甚至是站里游行队伍，所有这些都是违法的，不能公布政治拘留者的姓名，也不能公布种族主义武装力量的动向和行动。

尽管种族隔离政权采取了上述镇压黑白人人口的措施，南非的暴力活动仍在继续，甚至有所升级。严格的检查制度，使黑人城镇孤立于世界舆论，没有人身保护令的大规模逮捕和继续存在和不断升级的警察暴力和屠杀活动表现种族主义政权的崩溃程度及其除了采用军事力量和警察残暴行动之外就无法控制的现实。

在此方面，利比里亚感谢共同体知名人士小组所做的十分有价值的报告，该报告指出：

“在政府看来，一些事情是不容谈判的；比如说，作为种族隔离制度基础的集团权利概念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为促进该概念而建立的家园不会消失，而只会随着‘独立的’光得贝勒的出现而进一步加强。在统一国家内一人一票的原则是不可能的；人口登记法将继续；目前使种族主义制度化的三院制宪法必须是今后立宪改革的动力。”

种族隔离制度除了进行内部镇压以外，还对独立的邻国采取国家恐怖主义和继续进行侵略、颠覆和破坏行径。安全理事会在1985年10月7日通过的第574(1985)号决议和1985年12月6日通过的第577(1985)号决议中谴责了南非去年10月和12月对安哥拉的侵略行径。安全理事会今年6月又审议了南非对安哥拉纳米贝港城的侵略，由于某些成员国使用否决权，安理会未能通过决议。博茨瓦纳、莱索托、斯威士兰、赞比亚和津巴布韦都曾经遭受过种族主义政权的袭击、威胁或经济封锁。南非还继续破坏莫桑比克的经济和在军事上支持反对该国合法政府的莫桑比克民族抵抗运动。

利比里亚政府不会支持任何旨在转移人们对英勇抵制以最先进尖端化战争武器武装起来的警察势力进行英勇斗争人民的视线而进行的任何形式上的改革。种族隔离不可能改革；必须彻底予以根除，根除的越快，就越有利于南非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种族隔离制度是违反《联合国宪章》原则的。种族隔离是对人类的犯罪，消除种族隔离制度是南部非洲和平的唯一前景。必须根除种族隔离，为建立基于民权政治权利平等和尊重个人之上的，包括所有南非人民在内的公正和民主社会而奠定基础。

利比里亚政府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饶有兴趣地注意到国际上对种族隔离政策越来越感到厌恶。这种厌恶情绪在不断增长，特别是在那些同南非有着重大经济关系的，曾经抵制对南非实行全面制裁措施的国家内更是这样，这是事实。但是，我国承认那些支持和有选择地制裁少数种族主义政权的国家，并要敦促本组织内所有以某种形式反对对南非实行制裁措施的国家考虑这一行动的影响。

我国代表团愿借此机会感谢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及其为结束这一罪恶的种族制度而作出的有价值的工作。

索瓦迪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会特别是这次对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审

议表明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本问题被正确地认为是大会最为重要议程项目之一。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及其政府和人民对于世界该地区局势的不断恶化深表不安。我们充分理解种族主义政策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后果。国际社会早就宣布种族隔离是对全人类的犯罪。联合国一贯并将继续充分地审议这一问题。

联合国为坚持平等原则和促进人民之间兄弟情谊作出了重大努力，以便能够使世界上实现安全与和平。但是，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于国际社会要求放弃其政策的呼吁充耳不闻。种族主义政权似乎执意无视世界人民的感情，执意推行其政策，因而，危机进一步恶化。

由于种族主义政权所采取的镇压、恐怖主义、没收领土与财产和其它压迫性措施，占南非人口75%，数字高达2,400万人口的南非土著黑人的生活已变成使人无法忍受的地狱。适用于黑人的措施同样也适用于所谓有色人种，换句话说，就是非白人人种。

当国际社会正施加更大的压力以停止这些种族主义的做法时，我们注意到，比勒陀利亚统治政权正企图欺骗国际公正舆论；该政权企图使我们相信，它已经开始实行了一些改革，例如1983年的制度修正案。事实上，这些修正案仅仅是巩固了种族隔离政策。这些修正案剥夺了黑人的选举和参加国家事务的权利，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他们在三个立法议院中没有任何代表。

在这种局势下，人民抵抗运动不顾国家机器的镇压和不断加剧的暴力，变得更加持久深入，这十分自然。一计不成，比勒陀利亚政权又生一计，这就是通过动用武力和普遍的新闻封锁企图切断这些动乱与外界的联系。该政权两次在全国实行紧急状态法。第一次是从1985年7月21日至今年1986年3月6日。在那个时期，大约500甚至更多的人被伤害。警察部队拘留了7,800人左右。警察部队被允许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绝对自由地动用武力。换言之，他们被全权委托实行镇压。

第二次宣布紧急状态法是在1986年6月12日。那一次，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统治政权对所有形式的新闻媒介，不管是电台、电视或报纸施加更多的限制。紧急状态法不再引起外国记者采访报道事件，确实有许多记者被驱逐出境。

比勒陀利亚政府的侵略性种族主义政策并没有到南非境内为止，这项政策超越了该国的边界线。南非在穷凶极恶的军事冒险中对其非洲独立邻国进行侵略。鉴于上述原因，我国代表团与其他爱好和平的代表团一样对南非的事态发展表示深切的关注。

这一问题现在已开始具有十分严重的国际性。随着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的暴力和侵略行径的逐渐上升，这一问题一天一天地正在扩大。

象往常一样，以色列代表在昨天上午向大会的发言中企图转移国际社会和大会会员国对讨论中的项目——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注意力。为了为以色列与南非政权之间的合作进行辩护，它编造了一些有关所谓的阿拉伯国家和南非的合作的数字和数据，企图以此欺骗大会。我们充分认识到，这些企图的目的只是为了分裂阿非团结反对南非和巴勒斯坦种族主义政权的队伍。然而，我们要提醒以色列代表，阿拉伯石油出口国是先于任何国际组织，首先主动采取行动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实行石油抵制的国家。这是因为我们觉得对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负有原则性的义务。

第二，我们自豪地说，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与南非在外交、商业、经济或政治上有任何关系。同时，以色列在所有这些方面与南非保持着关系，特别是军事关系；这种关系被看作是对南部非洲稳定的直接威胁。

在第一委员会的审议中，我国代表团已经对南非和以色列之间的核合作问题作了详细的发言，因此我不想在这里重复已经说过的话。

第三，以色列与南非的合作在许多联合国的文本以及大会的决议中，有详细的记载。

第四，除了所有这些类型的协作之外，以色列和南非有着同样的概念和思想体

系，这就是建立在种族和宗教歧视基础上的思想体系。

在今年9月的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特别会议的讨论中，刚果外交部长代表非洲统一组织说：

“南非是我们时代的一个难以形容的恶魔，除了以色列或纳粹德国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现代国家与它有相似之处……（A/S-14/PV.1，第25页）

在现阶段有一个问题值得一问，这就是：以色列是否改变了它支持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态度或立场？如果是的话，必须问第二个问题：以色列重新检查其建立在对巴勒斯坦人民进行宗教和种族主义歧视以及占领阿拉伯土地和驱赶阿拉伯人民的基础上的政策难道不是更好吗？我们向以色列代表提出挑战要求它宣布，以色列已经断绝了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关系。我们要求它宣布，以色列放弃了种族主义的做法，并当着大会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再次重申支持南非人民实现自己的合法权利即自由和和平生活的权利的英勇斗争。我们认为，过去采取的措施不足以阻止这一种族主义政权。我们认为，我们需要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加坚定的措施。我们必须把重点放在对这些决议的内容的实施方面，要求一些继续推行与南非政府共同谅解的一些国家放弃这种政策。让我们关闭绥靖的大门。让我们采取明确的措施对种族主义政权施加压力，以便通过对该政权实行全面的禁运迫使它放弃这一政策。

从这一点出发，我国是今年提交安全理事会的所有决议的提案国，这些决议要求对南非实行全面的制裁。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和其所有成员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实行这些制裁的时候到了。

卡西里先生（乌干达）：有些人长期以来力图使我们相信，与种族主义政权进行和平谈判是成功地消除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唯一途径。为此目的，他们敦促解放运动放弃进行反对少数人政权的武装斗争的权利。确实，不与解放运动有任何交往除非他们放弃暴力，这一直是一些国家公开宣称的政策。

非暴力的政策对解放运动来说不是什么新的东西。起草“自由宪章”——人民为实现自由、平等、正义、人的尊严及自决而斗争的蓝图——的南非的儿女们，也相信并且争取与种族主义政权进行和平对话。该政权的回答则是屠杀沙佩维尔的和平示威者。南非政府对本国黑人多数的和平接触的蓄意反对，今天仍然——就象过去一样——是其种族隔离制度政策的基石。已经很明显，无论与该政权如何进行建设性的接触都不能改变这一立场。

今年5月，就在英联邦知名人士小组在南非进行旨在促成该政权与多数人之间和平谈判进程的协商的时候，种族主义的部队向博茨瓦纳、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发动了无端的进攻。这一针对知名人士小组的侮辱，是一蓄意和预谋的侮辱行为，不仅是针对英联邦而且是针对整个国际的。该事件发出了很明显的信号，即比勒陀利亚政权丝毫没有消除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的想法。实际上，种族隔离政策在今年8月的执政的国民党联邦代表大会期间得到了加强。

南非政权破坏了旨在和平解决南部非洲不稳定根源的所有努力。它顽固地无视国际社会对纳米比亚的观点。它签署了恩科马蒂协议，但它很清楚丝毫不想执行其规定。它不仅继续占领安哥拉的领土，而且与美利坚合众国一道武装和资助安盟对安哥拉人民的罪恶战争。颠覆、恐吓、和侵犯邻国领土完整，现已成为家常便饭。

在国内，面对全世界的抗议，它仍然对黑人人口实行一条禁令，监禁、驱逐、酷刑、放火、暗杀、屠杀等等的有计划的行动。妇女、儿童、神职人员甚至祈祷场所也未能逃脱。由于新闻已被它们成功地封住了嘴，我们再也知道成为这些恶毒措施牺牲者的准确数字。

南非的黑人已经走过了和平的道路，来到了一个死胡同。象曼德拉、图图主教、伯萨克牧师这样的领导人和很多其他人要求他们恢复理智的呼吁，都没有得到注意。联合民主战线、南非工会代表大会、南非学生国联和其他组织的领导人受到骚扰、禁止、监禁或拘留，面对这种国家发起的暴力，南非黑人多数放弃它们的暴力，我

们有什么权利对他们提出要求呢？美国为什么在武装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和安哥拉的萨文比的同时，却要敦促南非的解放运动放下武器呢？

乌干达的民族抵抗运动政府认为，南非的黑人已取得非常高的政治动员，特别是在城区中心。种族主义政权对无辜的妇女儿童的肆意屠杀，无法扼杀为争取平等和自由而进行的正义斗争。为和解而进行演说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国际社会的责任是担负起以有意义的方式支持南非和纳米比亚解放斗争的道德挑战。我们呼吁对武装斗争进行物质和后勤上的支持，以及对前线国家坚定地捍卫自己主权的斗争提供足够的支持。我们敦促南非本身的自由战士制订斗争的连贯战略，以便充分利用广大人民摧毁万恶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决心。

种族隔离制度将在南非被南非人摧毁，不是在这里纽约被摧毁。我们在这里以及在我们各自首都所能尽的力量，就是争取避免南部非洲的流血。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国代表团一贯支持对南非实行全面和强制性的制裁。我们还充分意识到，单凭这一行动是不可能使南非政权崩溃的。另外，我们还意识到，南非的黑人很可能受到制裁最不利的影响。任何人也不会比南非黑人自己更能认识到这一点。但是，所有领导人都要求把强制性制裁作为使该政权尽早改变其想法的手段。

我国代表团认为，实行强制性制裁会再次表达我们对南非事件的严重关注，并使比勒陀利亚政权知道我们决心对此采取行动。制裁曾在其他问题上使用过。在南非问题上为什么要有所不同？

最后，我愿表示，我国代表团赞赏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特委会在其出色的主席加尔巴大使领导下所完成的出色工作。我们今天得到的报告再次全面罗列了种族主义政权试图抓住权力不放而犯下的又一些罪行。

洛佩斯 先生（菲律宾）：34年前，包括菲律宾在内的12个亚洲和阿拉伯会员国在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一封信中要求大会审议题为“南非联盟政府种族隔离政策在南非所造成的种族冲突的问题”的议题。

早在大会第一次提出在南非对非白人的不公正待遇问题刚6年的时候，这12个会员国已经看到大会审议这个问题的紧迫性。它们使人们注意到南非的种族冲突是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所造成的，它导致了危险和富有爆炸性的局势，它既威胁了国际和平又公然违反了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基本原则。

联合国绝大多数会员国不久就看到这12个国家的惊恐是有理由的。南非少数人种族主义政权一再颁布法令来维持其不人道的种族隔离政策，宣布少数白人优于多数非白人，剥夺了南非黑人的自由、人权和尊严。那些对此表示抗议的人或遭到杀害或遭到监禁。

联合国会员国一再要求南非少数人种族主义政权结束种族隔离的呼吁被充耳不闻。种族隔离的南非成为了代表所有违反《联合国宪章》原则的现象的堡垒。确实，种族隔离已经成为了人类良知的污点。

作为一个自从联合国在1946年成立以来就在本组织工作的一个人，我可以诚实地说，在大会的议程上没有任何问题象种族隔离问题那样受到了联合国密切和连续不断的注意。

由于菲律宾对南非黑人所作的承诺及其反对种族隔离的立场，菲律宾从一开始就参加了1962年创立的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菲律宾继续支持特别委员会的工作，支持反对种族隔离运动，以及联大和非洲统一组织所承认的解放运动。菲律宾接受了联大第一次要求终止与南非的外交关系和对那个国家实行贸易禁运的呼吁。菲律宾是《镇压和惩罚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的缔约国之一。最近，我有幸代表菲律宾政府签署了《在体育中反对种族隔离的国际公约》。

菲律宾一贯支持联大要求完全孤立种族隔离的南非作为消除种族隔离和平手段的许多决议。在1974年，菲律宾在证书委员会对终止南非少数人种族主义政权会员资格的投票中投了关键性一票。菲律宾一直作为一个成员国，报告员、或妇女和儿童特别工作小组的主席积极地参加了特别委员会的工作。

联大和安理会还要通过多少决议才能说服南非政府听取国际社会的呼吁，放弃

其令人憎恶的种族隔离政策呢？我们都意识到，种族隔离政权在玩弄各种诡计和进行表面的变革来欺骗联合国和被压迫的南非人民。但是，我们在看穿了这些诡计和表面的变革后还要宣布这些行动是不够的。联合国拒绝了建立班图斯坦家园的骗局、所谓的分别发展的政策、以及完全忽略多数非洲黑人的种族隔离政权的《宪法》。国际社会不能再看到另一次沙佩维尔和索韦托事件了。就在联合国对这个议题进行第无数次的讨论时，南非的黑人，包括妇女和儿童正在遭到酷刑和杀害。

现在是本组织要求南非种族隔离政权从此结束其顽固态度、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解放运动的黑人领导人进行谈判，以消除种族隔离和在南非建立民主和多种族的社会的时候了。现在是南非释放所有白人和非白人政治犯的时候了。南非政权听取国际社会要它消除种族隔离的呼吁也是符合自己的利益的。

最近，英联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建立了知名人士小组，已与种族隔离政权领导人进行对话。我们大家都知道知名人士小组未能实现其任务。它未能实现其任务不是由于缺少诚意，而是由于少数人种族主义政权的顽固态度。

我国代表团欢迎美国国会关于对南非实行有选择性制裁的行动。我国代表团也由于国际商业界越来越多地抽回投资而感到鼓舞。我们希望，各有关政府能有政治意愿采取进一步行动，支持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要求对南非实行强制性和全面制裁的呼吁。

有人提出了一种似是而非的论点，认为全面强制性制裁伤害得最多的是种族隔离的受害者而不是其执行者。但是这是虚假的人道主义。它把舒适与方便置于人的尊严与人权之上。我们应置之不理。

南非的局势是岌岌可危的。受压迫的黑人决心不惜以自己的生命来获得自己的自由和人的尊严。如果国际社会要避免在这个国家发生内战的灾难，那么解决南非严峻局势的唯一现存和平手段就是完全孤立南非。

在实行强制性制裁措施之前，菲律宾将继续支持特委会的工作。这方面，我愿借此机会表示，我国代表团祝贺特委会主席约瑟夫·加巴少将阁下和特委会成员以及反对种族隔离中心，在反对种族隔离斗争中作出的不懈努力。我国代表团充分支持特委会报告中提出的建议，要求各会员国支持委员会的工作方案。

现在还有时间，让我们对种族隔离发起一场全面地和平战争。菲律宾敦促安全理事会成员支持对南非立即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让我们孤立种族主义政权，直至这一统治者恢复理性，消除种族隔离。

阿基诺总统在联大第四十一届会议的讲话中，重申菲律宾人民和政府对于南非被压迫黑人斗争的支持和声援。她说：

“为创建在南非进行改革的环境而发挥作用是我们的权利，菲律宾人民将支持国际为促进实现南非的和平与自由并对其人民表示声援而采取的任何行动。”（A/41/PV.5，中文本第5页）

维约诺先生（印度尼西亚）：过去一年，南非又经历了种族主义压迫和暴力的创伤，使这一充满冲突国家的危机进一步深化，它依然是联合国面前最棘手的道义和政治挑战。印度尼西亚严重担心，局势的不断恶化不久可能摧毁争取和平改革的一切努力和途径，使南非陷入种族大战和难以想象的人间悲剧的灾难之中。

南非国内激化和冲突不断升级，现在已达到空前的程度。为了维持一种制度化的种族主义和种族统治制度，他们以空前的疯狂和残忍使用野蛮的暴力。但是，被压迫的黑人多数也空前团结，人民对当局的反抗也空前地坚决。斗争的人民大众十分明确地表明，这场毫不妥协的抵抗已不再是零星爆发的现象，革命热情和愤怒几乎遍及南非的每一个城镇和最偏僻的农村地区。事实上，过去两年事态的发展表明，南非局势已经发生彻底的变化，再也不可能恢复原状。

当然，造成南非这种爆炸性局势的责任完全在于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它拒绝了联合国根据《宪章》思想，运用理性和根本的正义解决冲突的努力。它拒

不听取国际社会要求放弃种族隔离的呼吁，反而加紧对黑人多数的国家恐怖主义运动，实行紧急状态法和其他残酷的措施。 尽管比勒陀利亚下令实行全面新闻封锁，但依然不能对公众掩盖它种族灭绝的政策和行径。 几乎每天都有无辜黑人被警察暴力杀死或杀伤的消息。 至1984年底以来，种族主义政权滥用暴力，使将近3千人受害。 那些没有在街上遭受毒打和杀害的人，遭到任意逮捕和拘禁。 政治活动者的消失、绑架和暗杀已司空见惯。 仅在1985年，就有36,000多名男女和儿童因参加反对种族隔离的和平示威，而遭受监禁。 一旦监禁，等待他们的是虐待、酷刑，常常还有死亡。

这种肆无忌惮的野蛮和残暴行径并没有能够阻止南非黑人为争取正义和平等而进行的英勇斗争。 与此相反，它激怒了被压迫的人民大众，使他们组成一个牢固的抵抗阵线，使任何力量都无法压制他们。 事实上，在两年几乎毫不间断的紧急状态法之后，比勒陀利亚没能使得国内局势“正常化”。 今天，南非可以恰当地说是一个处在全面内战边缘的大兵营。

比勒陀利亚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这使得国际社会更有必要紧迫地解决南非局势问题。 面对纳米比亚人民的坚决斗争，南非当局的军事镇压不断升级，选择了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 同时，它继续侵略非洲邻国，徒劳地企图在南部非洲实现自己霸权主义的野心。

根据这一目标，比勒陀利亚一贯推行一项对非洲前线国家进行破坏和颠覆的政策。 印度尼西亚强烈谴责种族主义政权武装部队今年早期在博茨瓦纳、赞比亚和津巴布韦领土上，和最近对安哥拉进行的无端袭击。 这些袭击发生在英联邦知名人士小组为减缓南非局势而进行11小时的努力的同时，只能表明，种族主义政权傲慢地拒绝和没有能力发起根本性改革，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 知名人士小组的发人深省的估计，证明了我们最糟糕的担忧，即“面对比勒陀利亚的顽固不化，一场带有可怕影响的种族大战将在……可预见的近期内发生”。 知名人士小组进一步得出结论，经济压力“或许是防止一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流血的最后

机会。”

因此，不应当进一步推延实施有效的国际行动以便立即结束这种压迫，并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和被关押的人员。在采取了这一些初步行动以后，必须进而在人民的真正代表之间开始进行谈判，其谈判的目标是要消除种族隔离并根据普选权的基本信条建立一个非种族性的民主政府。

然而，另外一个极其明显的情况就是，只要某些方面继续反对对南非进行强制性制裁，就没有办法开始这一进程。因为任何具有实际影响的制裁都必须毫无例外地得到整个国际社会的支持。然而至今仍然有某些国家和多国公司继续保持与南非的广泛的经济关系，甚至向它们提供军事援助。这种关系在政治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在道义上也是令人厌恶的，它们有助于极大地加强南非的军事力量 and 它无视国际社会的能力，因此，这种关系必须中止。

在这方面，也同时存在着与之相反的令人感到鼓舞的动向。当我们面临着南非局势迅速恶化的时候，甚至南非传统的朋友也第一次认识到支持安全理事会有关对南非进行具体的经济制裁的决议是适宜的，安全理事会的第569（1985）号决议对这一点作了规定。我们注意到美国和欧洲共同体对南非采取的额外的制裁行动，某些国家和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那样的国际金融机构也对南非采取了进一步措施，看到这种景象是令人感到鼓舞的。尽管我们对这些决议和行动表示欢迎，但印度尼西亚认为，所采取的这些步骤仍然不足以克服目前严重的局势。

只有当南非比较强大的朋友们认识到——它们现在已经有所认识——目前不能再采取模棱两可和半信半疑的措施了，那么对南非实行的制裁才能够取得胜利，因为它们的政策能够改变局面。现在是它们认识到下述事实的时候了，比勒陀利亚所宣布的所谓改革只不过是装点门面的改变而已，它们所做出的这一姿态丝毫没有触及种族隔离制度的实质，这种所谓的改革只是为了安慰一下它国外的辩护士而已。如果它们真正决心消除这一非人道的制度的话，那么现在它们应当以最热切的精神和

国际社会一起努力以便确保孤立这个种族主义的政权，可能这是我们最后的一个为在南非建立一种非种族性的、平等主义和多元化社会所提出的最后一个非暴力性改革的替换性方案了。

我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相信，缺少根据《联合国宪章》的第 VII 章的规定而对南非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的措施，就不可能迫使南非就范。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支持今年 6 月在巴黎所召开的制裁种族主义南非的世界会议以及两个月之前在哈拉雷所举行的不结盟国家的第八届首脑会议所发出的呼吁，它们要求安全理事会开始实施其庄严的责任，以便有效地对付南非对本组织的信誉和权威所发出的明目张胆的挑战。

但是，尽管安全理事会必须克服它无能的情况以便通过富有意义的强制性措施，但是我们实在无法等待下去。印度尼西亚完全赞成呼吁严格遵守强制性武器禁运的要求，这一要求还应当进一步补充包括不与南非进行核方面的合作的内容，禁止提供“双重目的的”项目并不再向南非提供一切具有某些军事应用价值的投资。与此同时，必须进一步加强对南非的石油禁运，以防止通过秘密的手段非法地使原油流入南非。其他值得我们给予直接注意的领域包括不向南非投资的运动以及中止所有的与南非的金融和贸易关系，其中还包括所有的社会、文化和体育运动方面与南非的接触，因为这些接触只能使这个非法的政权在人们心目中造成一种合法和受到尊重的感觉。彻底孤立种族隔离的南非政权必须仍然是我们的主要目标。

另外一个与之并行不悖的根本性的制裁计划就是向南非人民和纳米比亚人民的斗争以及他们的解放运动和所有的前线国家提供援助，我们应当向这些事业提供大量的和日益增加的援助。

就印度尼西亚而言，它一贯严格地遵守所有的强制性和自愿性的制裁、抵制以及禁运措施，在南非人民和纳米比亚人民取得真正的解放和独立之前，我们将不会同种族隔离的南非建立任何类型的关系。作为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和纳米比

亚理事会的一个成员，印度尼西亚决心毫不动摇地竭尽一切可能为捍卫和促进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作出贡献。我国政府已经在它有限的力量范畴之内，努力向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以及纳米比亚独立的事业提供了物质和财政方面的援助，我们将继续这样做。

在结束讲话的时候，我国代表团要在这里表示，它坚定地相信，加快种族隔离不可避免的死亡的斗争速度已经加快了，种族隔离制度的日子已经不会长久了。现在是我们开始结束这一切的时候了。我们要结束南非人民、纳米比亚人民和整个地区的各国人民长期以来所忍受的恶梦一样的苦难，我们要埋葬种族隔离这个整个非洲大陆的耻辱和象征着人类堕落的罪恶；我们要消灭种族隔离对人类良知所造成的污点。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国际社会有责任向南非明确地显示出它的决心和团结，继在种族隔离永远消除以及纳米比亚取得其独立之前，整个国际社会决不会给种族主义政权以任何喘息的机会。

纳瓦布·默罕默德·雅明·汗先生（巴基斯坦）：在南非的猖狂的种族主义少数人已经把令人厌恶的种族隔离制度变成了政府的一种工具，这种工具帮助它永久性地维持它对本国的充满反抗情绪的人民的统治。在采取这种行动的时候，它等于向人类的良知和尊严提出了挑战，同时也对人类犯下了一种罪恶，而国际社会终不懈地并义正词严地谴责这种罪恶。

在这些年来，我们听到了所谓战略性的强制性、东西方的概念、经济秩序混乱、社会动荡以及其他虚假的借口和论点，这些口实和论点的结果只是支持了比勒陀利亚政权无视世界舆论的行动，同时也助长了比勒陀利亚政权在不受惩罚的情况下继续实施其非法的和非人道性的政策。在成百万的无辜人民在这令人难以忍受的影响中遭受痛苦的时候，难道国际社会还能允许这样的毒瘤年复一年地溃烂下去吗？

我们决不允许对这些挑战和侮辱听之任之的现象继续下去了。南非未能对富有理

智的语言作出应有的反应。这就是为什么大会庄严地宣布，只有彻底铲除种族隔离并在多数人统治的基础上建立一个非种族性的民主社会才能够导致公正和持久地解决南非目前的爆炸性局势，这一点反映了整个国际社会的意愿。

有人认为，在经过这么多年之后同种族主义政权进行对话是可能的，以鼓励它解除不道德、令人无法接受和非人道的体制，他们的这种幻想只会激发种族主义政权进一步加强其恐怖和镇压统治的欲望，以为维持和继续种族隔离的恐怖和可耻行径进行绝望的挣扎。

为使南非参加对话以消除种族隔离的一切努力都已失败。建设性接触的政策也未取得任何成果。种族主义政权对博茨瓦纳、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等邻国发动武装袭击的时候正是知名人士小组同南非进行磋商的时候。南非的这一态度应给那些认为对种族主义政权施行制裁是不道德或可以同比勒陀利亚进行对话的人们发出明确的信息。

如果比勒陀利亚政权感到它能够永久地奴役一个民族，那么，它是由于自己的傲慢而瞎了眼睛。任何镇压和恐怖行径、任何武器、甚至核能力的获得都不能扑灭南非人民的正义愿望。施行紧急状态，屠杀无辜人民和监禁男女儿童都无法阻止他们争取自由的斗争。如果种族主义政权以为靠钳制当地和外国舆论就能掩盖其卑鄙可耻的行径，那么它只是在企图逃避现实。

南非的危机正在日益加剧。暴力的不断升级引起人民的反抗和争取自由的斗争不断加剧。种族隔离政权在进行恐怖和种族灭绝的措施过程中，进一步使其国家镇压机器军事化。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在其最近的报告中提醒人们注意这一悲惨的状况：

“在城镇，当地的大多数居民受到实施紧急状态法的日益残暴的对待，军队不仅占领和巡逻于黑人城镇，并且驻进了学校，学校最近已被铁丝网围了起

来。成千上万反对种族隔离的人们遭到关押，许多人甚至包括婴儿和儿童在大街上遭到枪杀或受到严刑拷打、审讯和迫害。”

比勒陀利亚政权对大多数南非人民所进行的日益残暴的镇压并不感到满足，同时它还对前线国家采取军事和经济上的恫吓、胁迫和破坏的侵略政策。它还煽动和支持颠覆集团在这些国家进行恐怖活动。种族主义政权的继续侵略，它日益不断地军事集结以及发展核力量的计划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真正的威胁。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采取迅速和坚定的国际行动，以早日和迅速消灭种族隔离体制。

1986年1月31日，南非种族主义少数政权宣布种族隔离已经过时，而且它也进行了某些粉饰性的改革。但是种族隔离的基本政策仍在推行。对种族隔离不可能进行改革，必须予以彻底摧毁。南非的命运必须由南非的全体人民来决定，他们应享有自决的权利，而不论其种族、肤色、性别或信仰如何。实现这一目标还要求国际社会进行集体和坚定的努力。

国际社会对制订和实施消灭种族隔离的有效措施负有道德责任。国际社会能够影响人民为反对这一罪恶体制而进行的斗争的结果。人们都知道，比勒陀利亚政权的顽固态度是由于它得到某些国家的支持和援助，这些国家通过对南非的剥削获得利益。但是，如果严格施行制裁，南非的经济将受到削弱。关于这种制裁会损害南非大多数人民和前线非洲国家的利益的论断是站不住脚的，因为非洲人民已经愿意接受由此带来的任何困难，而不愿接受种族主义镇压。

巴基斯坦完全致力于早日根除种族隔离的事业。我们曾和其它国家一起最早发出我们的呼吁，并充分地参加了国际社会为扫除南非的这一压迫体制而作出的各项努力。我们将继续向为争取自由、平等和人的尊严而进行英勇斗争的各解放运动给予一切可能的道义和物质支持。巴基斯坦总统在今年声援南非政治犯的国际日的时候发表讲话指出：

“在伊斯兰的教诲鼓励下，我们坚信：南非大多数人民为争取尊严和正义所进行的斗争将很快取得圆满成功，并将最终实现他们所响往的自由和平等的理想。”

这就是正义和被南非的鲜血所染红的历史所作出的判决。

必须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施行全面强行制裁。零碎的努力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因此，巴基斯坦代表团完全同意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在其向大会的报告中所提出的各项建议。

梅撒先生（肯尼亚）说：首先，请允许我借此机会感谢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和各位成员提出了一份很说明问题的报告。我国代表团希望说明我们赞成并且支持特别委员会向大会提出的各项建议。

审议了特别委员会报告中明确指出的南非的目前事态发展之后，我们看到，种族主义政权进一步加紧镇压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人，这个政权采取了各种措施，包括不断地施行紧急状态、逮捕、拘留、酷刑、暴力行径和强迫迁移，11月3日《泰晤士报》报导了一起目前发生在奥卡西镇的强迫迁移事件。这个政权同过去一样，采取了措施，封锁种族隔离制度受到不断抵抗的新闻。

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再一次审议一个过去许多届会议已经不断加以审议的项目。在代表国际社会的联合国的许多机构中这个项目也得到了审议，世界上的许多会议和讨论会也都审议了这个项目。之所以不断地审议这个项目，不是因为缺乏适当的和平建议来解决这个问题，而是因为南非的种族主义政权根本不顾国际社会的意愿，拒绝执行联合国通过的关于和平解决种族隔离制度所造成的问题的各项有关决定和决议。南非政府不愿意同联合国进行合作，这样至少会给南非和整个非洲大陆带来恐怖性的灾难。

尽管已经作出了许多努力，不断地劝说南非政府放弃种族隔离制度，但是种族

主义政权顽固地坚持狂妄的态度，坚持推行和加强种族歧视制度。推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手段在宪法中已经得到确认，其效力也得到了改善，南非不断在国内，而且也在纳米比亚采取残暴的行径。对外，对非洲邻国的恫吓、破坏稳定和公然的侵略行径已经逐渐地成为一项维护种族隔离制度的得心应手的国家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强烈地呼吁南非注意世界公众舆论和联合国的各项决定。

种族主义政权不断采取的措施和国际社会的立场是两种根本对立、不可调和的立场。从这里可以看到，国际社会的选择无非是或者联合国被迫屈服于种族主义政权的蔑视态度，或者联合国被迫采取决定性的措施，迫使种族隔离政权放弃自己的种族隔离政策。

种族主义政权根本不想放弃种族隔离制度，也根本不想同国际社会和南非人民和解。这个政权的选择是无视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对内，这个政权选择对所有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人进行不断的残忍的镇压和压迫。与此同时，南非玩弄各种花招和手段来欺骗国际社会，至少是让那些接受这个政权的鬼把戏的人相信，一个变革的过程正在进行之中。

南非黑人和其他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人所遭受的镇压和压迫是残无人道和根本不能容忍的，特别是当人们看到，这个种族主义政权通过了许多镇压性和压迫性的立法，企图通过监狱和其它恫吓和恐怖的手段让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人永远不敢再发出自己的声音。因此，联合国所代表的国际社会没有其他选择，只能采取强制性的措施，来消除种族隔离制度，以此来履行自己根据《宪章》所承担的义务。

由于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继续存在，南非的爆炸性局势日益加剧，威胁了国际和平与安全。几年来我们看到，每当南非的被压迫人民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反对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的时候，这些人就遭受到严重的后果。我们也看到南非对前线国家的侵略行径。这个问题不需要更多的审议，因为发生在沙佩维尔、索韦托和十字

路口以及正在席卷整个南部非洲区域的这些事件是我们大多数，乃至所有人都清楚地知道的。然而，我也要强调指出，种族隔离制度仍然是使所有文明人的良知造成痛苦的根源。种族隔离制度违反了联合国所委托加以确定和执行的所有普遍的人类尊严和行为准则。种族隔离制度根本对抗国际法的公正的基础。此外，联合国的各个机构以及全世界各国政府都认真地审议了这个问题，国际上已经举行了许多集会和讨论会，所有这些清楚地表明，国际上明确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明显，大量的事实表明，国际社会普遍反对种族隔离制度。

如果种族主义政权愿意听从国际公众舆论，这个政权早就会放弃执行种族隔离政策了。但是，情况并不是这样。因此，我们要求整个国际社会团结起来，以便帮助摧毁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因为种族隔离制度的执行者不愿意，而且也不能够采取必要的措施来消除这个制度。

我国代表团相信，现在国际上已经出现了协商一致意见，认为种族隔离制度必须彻底消除。但是，我们对每一个政府，特别是同种族主义政权有关系的各国政府是否希望彻底消除种族隔离制度表示怀疑。已经提出了许多加快结束和摧毁种族隔离制度的措施，但是，这些措施一直受到了种族主义政权的顽固的反对。这个政权得到了那些决意同种族隔离制度进行妥协的国家的帮助和怂恿。

我们也必须指出，安全理事会不能够就对种族隔离制度采取措施的问题达成一致的意见。这主要是由于某些国家的反对，这些国家把自己自私的利益放在国际社会的利益之上，实际上是放在南非被压迫人民的利益之上。我们重申我们的坚定信念，每一个国家和人民，特别是在座各位应当有道义上的义务，放弃自己在南非的自私的利益，并且尽自己的最大力量帮助在这个国家彻底消除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

在这一方面，我谨借此机会呼吁所有那些过去反对向南非采取措施的国家不要再这样作了，要支持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向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实行全面和强制性制裁；国际社会之所以要求这样作，是因为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猖狂蔑视国际社会要求拆除、消除和消灭种族隔离的意愿。就连那些以前选择采取其他办法来对付南非，比如所谓“建设性接触”的国家现在也应该看到，它们的选择是无用的。我们希望并呼吁所有的人支持消灭种族隔离的一致国际行动。我们希望能够“一人一票”的基础上进行选举，以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府制度。我们同样希望能够在消灭种族隔离之后，在南非建立一个不分种族的社会和政治制度。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谨重新强调，在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正在向所有反对种族隔离、特别是该国的黑人采取各种镇压性措施。最近在黑人居住的城镇和地区宣布紧急状态就是其中之一。不用说：为了压制黑人的呼声而采取的严厉和野蛮措施实际上使得问题更加恶化，使得政治暴动和社会暴力进一步升级，席卷整个国家。这本身就是对种族隔离的驳斥，也进一步表明，被压迫人民的耐心正在枯竭。我们知道，南非被压迫人民正在这场自由斗争中作出最高的牺牲，只要不彻底消除种族隔离制度，那么这种牺牲就将继续下去。我们希望，联合国、整个国际社会不要对此袖手旁观。我们至少能够作的是确保安理会通过制裁种族主义南非世界大会最近建议的措施，如果作到了这一点，那么国际社会就将迈出重大的一步，加速南非必将出现的不可避免的变革。就肯尼亚政府和人民而言，我们决心继续坚定不移地声援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反对压迫、剥削和剥夺权利、争取行使不可剥夺的自决权的斗争。因此，我们谴责种族隔离的整个结构，要求立即取消紧急状态和种族主义政权采取的其他压迫性措施，立即和无条件地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和被拘留者，使他们能够充分参加南非的政治进程，取消对在南非内外进行活动的解放运动的禁令，立即和完全地拆除和消灭种族隔离。

这场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需要联合国每一个会员国进行真正的支持，只有这样才能很快取得成功。因此，我们呼吁各国政府执行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已经通过

的关于反对种族隔离斗争的决议。 应该在所有方面彻底孤立南非。 那些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有任何来往的国家应该停止这种行动。 我们特别希望看到外国投资继续从南非撤出，包括与南非断绝经济和贸易关系，不向它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根据安理会第418(1977)关于强制性武器禁运的决议，不与南非做军事交易，不向它提供武器，包括停止在转移核军备技术方面和南非的勾结，停止与南非的文化和体育关系。 总的来说，我们希望看到所有国家能够真正接受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向南非实行全面和强制性制裁。 我们认为，如果真正执行了这些制裁，那么就会大大有助于正在进行的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 我们已经看到，由于南非国内和国外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进一步加剧，南非已经作出了重要的反应。 在这一方面，我要赞扬南非解放运动，应为他们在过去一年中勇敢地进行了斗争。 我们向他们保证，肯尼亚政府和人民支持他们。

阿扎鲁克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国际社会已经正确地对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作出了判决，认为它是一起侵犯人类罪。 同样，国际社会还正确地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种族主义运动。 然而，种族隔离政权却得以成立，并继续存在下去，因为它违反所有人类尊严的准则，向南非大多数土著人民推行种族歧视的政策。 该政权推行种族歧视，它执行的政策是向无辜的人民进行压迫、有组织的恐怖主义、屠杀和迫害，进行毫无理由的逮捕和拘留，进行恫吓、驱逐、侵略、折磨、剥夺权利和多次宣布紧急状态。

尽管国际社会通过了许多决议，尽管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表达了善意，进行了抗议，但种族歧视的政策仍然在得到推行。 种族主义政权无视国际社会的多次呼吁和决议。 比勒陀利亚政权完全无视1986年6月16日至20日在巴黎举行的制裁种族主义南非世界大会的呼吁，和关于纳米比亚立即独立维也纳会议通过的决议。 它还无视不结盟国家今年9月在哈拉雷举行的首脑会议通过的决议，以及今年7月举行的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作出的结论。 它同样无视今年夏天举行的大会特别会议和今年9月举行的会议通过的决议。

它拒不理睬呼吁对南非实行全面和强制性制裁的决议。毫不奇怪，种族隔离政权事实上对所有这些置若罔闻，因为正如已经指出的：“某些西方国家、以色列和某些跨国公司正继续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合作。这一事实纵容后者推行其政策，这削弱了被压迫人民和整个国际社会为根除种族隔离、使纳米比亚获得独立及在南部非洲建立和平与安全所作的努力。”

一些人玩弄两面手法，在口头上谴责南非，同时却向南非政权提供援助，使其生存，以建设性接触为借口，假装避免使黑人受害，这些人继续支持种族主义政权，根据纳粹的意识形态行动，洒下几滴鳄鱼泪，到处散播谎言，希望最终能使人们接受这些谎言。

犹太复国主义实体是比勒陀利亚政权的同胞兄弟。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统治着被占领的巴勒斯坦，这一政权的基础同比勒陀利亚政权的基础是建立在同样的概念之上的。

正如所指出的，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所发挥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和比勒陀利亚政权之间的公然合作也包括核领域。自对军备实施禁运以来，以色列就一直是向南非军备的主要提供者。以色列正向比勒陀利亚政权提供后者发展其本身的军备工业所必需的专家知识和资金手段。”（A/41/341/Add. 22）

任何人对此都不会感到惊奇，因为这两个政权都是种族主义者，都是来自国外的白人定居者建立起来的，这也正是为什么这两个混蛋政权是同一事务的两种不同反映形式。最近，下列决议中指出：

“各位部长以极大的关切心情注意到特拉维夫和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政权之间日益增加的合作。他们注意到这两个政权对南非、纳米比亚、巴勒斯坦、黎巴嫩南部和以色列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人民采取的铁拳政策和紧迫政策

等压迫措施之间的类似性。各位部长呼吁各国不要在核领域同比勒陀利亚和特拉维夫政权进行合作，因为此类合作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各位部长也回顾了第四十届联大会议通过的决议，这些决议再次谴责以色列和南非在核领域方面继续进行的合作，表明大会意识到以色列在发展核武器及其运载系统方面同南非合作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了严重后果。”（A/41/341）

制裁种族主义南非世界会议发表的宣言指出：

“以色列是朝着南非敞开的另一条途径，由于这两个政权在核领域存在的关系，这一途径将继续敞开。然而，这也许会朝着相反方向发展。例如，这也许是南非的出口有可能通过以色列在欧洲经济共同体获得市场。”

在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举行的一次关于禁止向南非运送军备的问题举行的讲习班上提出的一份文件指出：

“以色列是将南非同中东联系起来的纽带中一个重要环节。以色列向南非提供了各种进行战争的手段，自1948年以来，志愿人员就一直在参加以色列对其邻国进行的战争。”

1985年，这一恐怖主义、种族主义实体的总理沙米尔宣布——我从上述文件中引证：“他的国家”——如果他确实代表一个国家的话——“与南非之间的关系将继续进一步发展。”他然后补充说：“我们将不改变同南非关系的性质。”

揭露比勒陀利亚和种族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实体之间进行合作的所有事实是不可能的。我们已指出了某些方面，表明这两个怪物的侵略和种族主义性质，尽管我们行将进入二十一世纪，但这两个怪物的存在依然是对人类尊严的侮辱。在所有这些出现的同时，国际社会正在采取一致行动，以便终止邪恶的种族隔离政权。这一政权是少数白人定居者依靠少数西方人的支持而强加在非洲多数黑人头上的，这违反了历史的潮流和人民的意愿。

我们所指的这些国家在安全理事会采取否决的做法，事实上在本国的议会也这

样作，这违反了他们自己人民的意愿，我们在过去几周中目睹到这一做法。

我们曾说过，国际社会正加强作出努力，以便结束令人憎恶的政权。然而，正当国际社会的压力不断加强的同时，种族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正在加紧其同比勒陀利亚政权的合作，我们注意到这一事实并对此加以谴责。

1985年出版的一份商业杂志中所载的文章指出：

“南非从以色列的进口在1985年1月到5月这一期间增长了百分之十五。南非在同一时期向以色列的出口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三。”

当然，这还不包括双方交易的所有军备、钻石和黄金，因为，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些，以色列将上升到南非的主要贸易伙伴的地位。

只有一个和平办法才能解决南非的种族歧视问题：这就是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对南非实行全面和强制性制裁。安理会作为负责国际维持和平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联合国机构，应该承担这个责任，采取必要措施，进行这些制裁，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必须停止滥用否决权使国际社会的意志瘫痪。这些常任理事国必须服从国际社会的意志，否则它们就会被认为只是种族隔离制度的一个延续。

如果这种利用使用否决权阻挠国际社会意志的情况继续下去，国际社会就应该履行其责任，办法是加强对于南部非洲武装斗争的援助。

同样，国际社会必须增加对前线国家的援助和支持，以便使前线国家能够对付种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对它们的进攻和侵略。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在我们的同事和朋友尼日利亚的加尔巴大使领导下向我们提供的情况。

主席：许多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请允许我提醒会员国，按照大会决定34/401，行使答辩权的发言第一次时限为10分钟，第二次时限为5分钟，各个代表团将在座位上发言。

乔菲先生(以色列):随着关于种族隔离和南非政府政策的辩论继续,以色列继续被选中遭到某些会员国的批评。

今天苏联代表的发言就是最明显的例子。他在发言的同时还向全会的所有代表散发了发言的书面文本。散发的文本中没有提到以色列。但是库图伏依先生在读到第5页时,他说南非的军事集结和核能力潜力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有“主要西方国家”,最后一秒钟他在口头上又加上“还有以色列”。这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人们本来可以希望根据苏联发言的书面文本来,苏联对于种族隔离问题采取了更加负责的态度。人们本来希望这种态度不以捏造为根据,而以苏联直接拥有的事实为根据。

昨天,我们指出联合国发表了一项就南非核武器能力的报告。这项报告(A/CONF.137/CRP.7)曾于去年6月在巴黎召开的制裁种族主义南非的世界会议上作为官方文件散发。参加者中有一位来自苏联——库拉金先生。正如我们所说,在谈到与南非进行核合作时,报告提到了某些国家。以色列并没有被提到。今天散发的苏联发言的官方文本的原版是正确的。没有道理在核方面或任何其它方面把以色列单独挑出来进行攻击。但是,正如俗话所说,在玻璃房子里住的人们不应该扔石头。

我们对于苏联和其他人一道无耻利用反对种族隔离斗争对我国进行无端指责表示遗憾。我国代表团昨天指出,波斯湾每年向南非运送价值20亿美元的大量石油,这当然包括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恰巧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代表今天下午引用了刚果外长在纳米比亚特别会议第一天的发言,把以色列与纳粹德国等同起来。请允许我提醒他刚果外长已经公开道歉,说整个事件都是误解。刚果总统确认了他的部长的道歉,而以色列认为这一不幸事件已经结束了。所有有关文件和宣言都是公开的。一个有经验的外交家首先应该谨慎并紧密关注大会的一切发展。

现在谈谈南非的贸易连系，我们没有提到还有一个国家和南非进行了大量的贸易——苏联。苏联和南非的商业关系也是秘密地进行的。20多年来这两个国家在钻石、黄金和铂的市场上进行了获利极多的贸易。这两个国家之间的经济勾结具有十分明显的经济原因。南非和苏联控制着世界上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黄金、钻石和铂。它们在尽可能高地保持这些商品的国际价格方面有着共同利益。

1986年4月的《非洲报告》形容了1956年苏联代表和迪—比尔斯公司如何秘密签署了协议，该公司保证购买全部具有宝石质量的苏联钻石。1978年，迪—比尔斯公司宣布它曾每年交付苏联7亿美元，一名苏联官员吹嘘钻石销售是他的国家的“外汇部”。迪—比尔斯公司还说不公开这笔交易的唯一原因是俄国希望这样做。

但是正如《非洲报告》所继续强调的那样，南非和苏联之间的勾结并不只限于钻石。在黄金和铂方面的合作也很快地建立起来了。

正如我们昨天说的，歪曲事实和指名道姓是没有道理的，特别是在一场道德、正义和理性应得到最高重视的斗争中，更不应这样做。

我们再一次呼吁，注意客观性和责任感。通过一项据说是针对以色列和南非关系的决议，是没有道理和不合适的。任何公正的国家应该在星期一投票反对这个决议草案，以及所有其他点名道姓的做法。

主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观察员要求发言与答复。我根据1974年11月22日的大会第327(XXIX)号决议，请他发言。

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这次辩论中，一直没有提到对一个民族解放运动代表的发言所表示出来的无动于衷的现象，该国领土受到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外来占领。然而，我们要求纠正某些人的一些错误观点。

特拉维夫代表对本大会说：“我们与南非的贸易是微不足道的，每年只有大约1亿美元。”

我想知道，他是否期望本届大会相信他所说的话，因为在1986年8月5日《华盛顿邮报》公布了关于以色列出口的下列事实：

“钻石：12亿美元；纺织品4亿5千万美元；铁，3亿5千万美元；水果：2亿4千5百万美元。总数每年是22亿5千3百万美元。

我在这里所表明的是，出口价值12亿美元的钻石。但是，我是巴勒斯坦人，我不知道在巴勒斯坦我们每年有价值12亿美元的钻石出口；在以色列代表所提到的1亿美元出口额内，这一点并没有显示出来。

那么，以色列从那里得到这些钻石呢？我们知道，它们从纳米比亚偷窃来的，把钻石运到特拉维夫或纳塔尼亚，进行加工后在国际市场上出售。这是从纳米比亚人民那里偷来的财产——当然，这没有在帐目上表明出来——或者它们不愿意在帐目上表明出来。这是我们第一次希望大会注意到的事情，即两个政权之间的经济合作高达12亿美元，而不是1亿美元。

再者，两个种族主义政权的经济合作还充分体现在今年8月12日，一个以色列贸易代表团访问南非后所作的报告，该报告说，比勒陀利亚正在寻找一条经济生命线，以便躲避西方国家进行的反对种族隔离的制裁。

以色列代表谈到了南非的生命线，但是，真正的生命线是南非与以色列的经济关系。我们都知道，那个以色列贸易代表团的访问就是为了躲避西方国家进行的反对种族隔离政策的制裁，并使西方世界以及全世界针对种族主义政权执行的制裁变得无效。

南非一家报纸称这个犹太国家，（这是引证，因为这不是犹太国家，而是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是受到制裁打击的南非的潜在生命线；它也是实行破坏制裁的行动”。

如果这一段应该指比勒陀利亚和特拉维夫种族主义政权的关系的话，人们应该认识到以下一点，在1985年4月，美国与以色列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根据

这个协定，将为南非产品重新出口美国，并拥有免税待遇而创造机会，条件是这些产品在以色列增加35%的价值。因此，不仅它们从南非人民那里偷窃了钻石和其他东西，而且它们还希望在偷来的财产上获得35%的利益。

另外，在南非和以色列之间还存在着所谓国防以外的一个合作关系。似乎没有人知道国防领域的合作关系到底是什么。但是，在非国防领域，这个合作关系是为南非邮电部建立一个发展电子集中器和一条电话中继线的计划，从而增加了有助于这两个种族主义政权的国际颠覆工作的服务。

但是，更重要的是，一项为南非建立一个激光物质处理中心的计划。这是非常严重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激光发展对于军事领域以及其他领域意味着什么。我们得知，它们还进行联合调查，发展一项无人驾驶飞机的计划。但是，特拉维夫种族主义政权还企图以工会的名义从南非召集一些非常年青的知识份子到以色列来。其结果，我将引用这些人的话来证明，特别是索维托委员会的共同创立者，教师行动委员会的主席所说：

“南非政府说，以色列站在它的一边。许多黑人认为以色列在这时不会站在黑人一边，但是，以色列是向南非出售武器的国家之一，南非用这些武器杀害黑人，包括3岁的儿童。”

我认为我不必再进一步揭露这两个种族主义政权之间的关系了。这个关系构成了对文明世界和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列夫琴科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认为有必要针对以色列代表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南非之间的所谓经济联系，行使我的答辩权。

我将不详细讲述事实，因为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存在。众所周知，苏联在1956年就断绝了与南非的外交关系，这是在五十年代初期，在众所周知的联合国关于贸易、经济关系、体育和其他各种关系的决定作出之前。换句话说，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国联盟的确多年来一贯并坚定地贯彻针对南非政府的抵制政策。与此相反，大家都知道的一些西方国家，包括以色列及其同伙，一直在帮助南非。

另一方面的问题也值得注意。告苏联与南非之间的关系的目的是什么呢？一些国家正尽其所能为种族主义份子输血、打气，而与此同时为什么它们又进行这种指控呢？很明显，一些人正在用一切手段，以歪曲苏联和其他为消灭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积极努力的国家的光明正大的政策。这些人企图干涉别国内政，并企图掩盖自己，其中包括以色列，对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的罪恶行为所提供的有系统的支持和援助政策。不仅在联合国而且在其他国际论坛，人们都知道，这些人中包括以色列，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有着广泛的联系。

但是不管怎么说，以色列代表团没有必要对其他国家进行说教，教训别人要遵守联合国关于反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呼吁。

下午7点50分散会。